

萬 有 文 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 雲 五 主 編

明 史 紀 事 本 末

(四)

谷 應 泰 著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明史紀事本末

(四)

谷應泰著

國學基本叢書

明史紀事本末

卷二十二

安南叛服

成祖永樂元年閏十一月封黎蒼爲安南國王。安南古交趾地。唐虞時曰南交。秦爲象郡。漢初南越王趙陀據之。武帝平南越。置交趾。九真。日南三郡。設刺史。建武中。任延錫光爲守。教民耕種。制冠履。漸立學校。女子徵側。徵貳反。馬援討平之。立銅柱爲界。建安中。吳分立廣州。而徙交州治龍編縣。唐初。改安南都尉府。屬嶺南。安南之名始此。唐亡。爲南漢。劉隱所并。未幾。國內亂。擁立豪渠丁部領。宋乾德初。南漢平。上表內附。黎桓篡丁氏。李公蘊又篡黎氏。公蘊死。孫日燾嗣。淳熙間。封爲安南國王。安南之爲國自此始。再傳無子。一女壻陳日暝。王死。女主國事。日暝得立。再傳爲日烜。僭稱越皇帝。累世名皆取日下易一字。從火上陽之義。亦效日燾而然也。元世祖平雲南。遣人召之入覲。不行。大發兵。遣其將脫懽等討之。十七戰皆捷。日烜棄城遁入海。以糧運不繼。還。日烜歸國。勢復振。日烜卒。子日燾嗣。曰。吾祖舊名也。自是爲藩臣。貢獻不絕。封安南國王。日燾卒。子日燿立。洪武初。漢陽知府易濟頌詔安南。日燿遣使朝貢。上嘉之。封日燿安南國王。日燿卒。兄子日燧嗣。荒淫不治。其兄叔明逼死之。自立。上曰。叔明王法所必誅。速擇日燿親賢立之。叔明懼。請老。傳政弟日熾。日熾卒。弟日煒嗣。而叔明實耑制國事。與占城搆兵十餘年。數侵思明地。叔明卒。日煒爲國相。黎季犛所弑。立叔明子日焜。季犛叔明僭也。上曰。叔明弑日燧。而有其國。今季犛又

殺日煒矣。復以禮待。是厚助亂賊也。遣行人呂讓移書責之。未幾。日煒亦爲季犛所弑。立其子顯。又弑顯。立其幼子寔。在襁褓中。又斃之。因大殺陳氏。自爲舜裔。胡公滿之後。國號大虞。紀元天聖。上表竄姓名爲胡一元。子蒼。易名奩。稱皇帝。自稱太上皇。至是。詐稱陳氏絕。奩爲陳氏甥。求權署國事。上不虞其詐。許之。二年夏六月。胡奩遣使奉表歸思明侵地。八月。老撾軍民宣慰使刁緣歹遣使護前安南王孫陳天平來朝。奏曰。臣天平前安南王日烜之孫。天明之子。日燧弟也。日燧恭遇天朝。率先歸順。太祖高皇帝封爲安南王。賜之章印。數傳至日煒。賊臣黎季犛當國。擅作威福。日煒稍抑損。季犛弑之。立其子顯。未幾復弑顯。而立寔。蒙然幼穉。尙在襁褓。季犛父子乃大殺陳氏宗族。并寔弑之。而取其位。更姓名胡一元。子曰胡奩。臣以先被棄斥。越在外方。季犛父子志圖篡奪。臣幸以遠外見遺。臣之僚佐激於忠義。推臣爲主。以討賊復仇。方議招軍。而賊兵見逼。倉皇出走。左右散亡。逆黨窮追。遣兵四索。臣竄伏窮荒。採拾自給。饑餓困阨。萬死一生。度勢少息。稍稍閒行。艱難跋涉。以達老撾。其時老撾多事。不暇顧臣。瞻望朝廷。遠隔萬里。無所控告。屢欲自絕。苟且圖存。延引歲月。忽讀詔書。知皇上入正大統。率由舊章。臣心欣忭。有所依歸。伏念先臣受命太祖高皇帝。世守安南。恭修職貢。此賊造逆。滔天陳氏宗屬。橫被殲滅。存者惟臣。臣與此賊不共戴天。因叩頭流涕。上憐而納之。安南故臣裴伯耆亦來告急。請討黎季犛。願爲前驅效死。自比申包胥。十二月。安南遣賀正旦使者至。上令禮部出陳天平見之。使者識其故王孫也。皆錯愕下拜。有感泣者。裴伯耆亦責使者以大義。皆惶恐不能對。上聞之。謂侍臣曰。安南胡奩初云陳氏已絕。彼謂其甥權理國事。請襲王封。朕固疑之。及下詢其陪臣父老。皆對曰。可。乃下詔封之。今聞弑主篡位。暴虐國人。而臣民共

爲蒙蔽是一國皆罪人也。

三年春正月遣御史李琦行人王樞齋敕往安南問胡奩篡奪陳氏之故六月安南胡奩遣使阮景真隨御史李琦上表謝罪請陳天平歸國仍命行人聶聰齋敕往諭胡奩十二月安南胡奩復遣阮景真隨行人聶聰來貢請迎陳天平遂敕行人聶聰送陳天平歸國命征南副將軍黃中呂毅大理卿薛岳以兵五千人護行。

四年春三月黃中等護送陳天平至丘溫胡奩遣其臣黃晦卿等以廩餼迎候禮甚恭具牛酒犒師晦卿及諸從者見天平皆拜舞踴躍中間胡奩不至何也則曰安敢不至屬有微疾已約嘉林江矣嘉林江季犛所居也中遣晦卿還促奩且遣騎覘之迎者壺漿相繼於道中信之徑進度隘畱雞陵二關將至芹站山路險峻林木蒙密軍行不得成列會雨潦忽伏發大呼鼓譟動山谷遂殺天平大理卿薛岳行人聶聰亦遇害中等亟整兵擊之橋斷不得前賊遙拜曰遠人非敢抗王師天平小人也非陳氏親屬敢肆巧僞今幸得殺之以謝交人吾王卽上表待罪天師遠臨小國貧乏不足久淹中等引兵還奏聞上大怒謂成國公朱能曰叢爾小醜乃敢欺我此而不誅兵則何用能頓首曰逆賊罪大天地不容臣等請仗天威一舉殄絕之上遂決意興師敕鎮守雲南西平侯沐晟調兵南伐以蜀兵七萬五千益之徵黃中呂毅赴京以送陳天平失律也秋七月辛卯以成國公朱能爲大將軍西平侯沐晟新城侯張輔爲左右副將軍豐城侯李彬雲陽伯陳旭爲左右參將大將軍率右副將軍右參將及清遠伯王友統神機將軍程寬朱貴遊擊將軍毛八丹朱廣王恕等橫海將軍魯麟王玉商鵬鷹揚將軍呂毅朱吳江浩方政驃騎將軍朱

榮金銘、吳旺、劉劄出等二十五將軍，以兩京畿、荆、湖、閩、浙、廣西兵出廣西，憑祥。左副將軍、左參將、統都指揮陳容、廬旺等以巴蜀、建昌、雲貴兵出雲南、蒙自。兵部尚書劉儁參贊戎務，尚書黃福、大理寺卿陳洽轉餉。是日上幸龍江，禡祭，誓衆曰：「黎賊父子必獲無赦，脅從必釋，毋養亂，毋玩寇，毋毀廬墓，毋害稼穡，毋恣取貨財，毋掠人妻女，毋殺降，有一犯者，雖功不宥，毋冒險肆行，毋貪利輕進，罪人既得，卽擇立陳氏子孫賢者撫治一方，班師告廟，以次定功。」冬十月，成國公朱能卒於龍州。先是上察占天象，謂侍臣曰：「西師有憂，朱能其不免乎？」亡何，能卒。事聞，上震悼，輟朝，乃以輔代能，輔發憑祥，度城壘，開進攻隘，畱及雞陵二關破之。傳檄數季犂二十罪，諭其境內立陳氏意，進度芹站，兩傍皆有伏。遣黃中、呂毅搜捕之。遁進次昌江市，造浮橋濟師，遣方政、王恕哨探，直抵富良江，而大軍自芹站西折至新福縣，遣驃騎朱榮往約沐晟。晟軍自臨安府蒙自縣經野蒲，斬木通道，攻奪猛烈，柵華關隘，賊徒悉奔，築壘駐兵，洮江北岸，造舟徑渡。至白鶴，遣人來會，時賊恃東西都及宣江、洮江、沱江、富良江以爲固，於江北岸緣江樹柵，多邦隘，增築土城，城柵相連，互九百餘里，盡發江北諸郡民守之，號二百萬。又於富良江南岸緣江置椿，盡取國中船艦，列於椿內，諸江海口俱下，捍木以防攻擊。賊之東都守備亦嚴，時列象陣於城柵內，欲守險以老我師。輔等遂自新福移營三帶州，招市江口，造船圖進，取驍騎朱榮敗賊衆於嘉林江。沐晟軍亦至洮江北岸，與多邦城對壘，輔率大軍營於城北之沙灘，與晟合勢。時賊所立柵皆逼江，不可上，惟多邦城下沙坦可駐師，而土城高峻，城下設重濠，濠內密置竹刺，濠外坎池以陷人馬。城上守具嚴備，賊兵如蟻。時官軍攻具亦完，輔乃令軍中曰：「賊所恃者此城，大丈夫報國立功，在此一舉，先登者賞不次。」於是將士踴躍，期夜襲。

城以然火吹銅角爲號。是夜四鼓。輔遣都督黃中等銜枚舁攻具過重濠。至西城下。以雲梯附城。指揮蔡福等先登。諸軍繼之。城上火炬齊明。銅角競響。賊倉皇失措。矢石不得發。皆走。師遂入城。賊復巷戰。列象爲陣。輔等督遊擊將軍朱廣等以畫獅蒙馬。神機將軍羅文等以神銃翼而前。象皆股栗。多中銃箭。皆退走。奔突。賊衆潰亂。官軍長驅而進。殺賊帥梁民獻。祭伯樂等。追至傘圓山。賊死者不可勝數。辛酉。輔等遂克東都。輔與晟駐師撫諭。追左參將李彬向西都。西都賊聞之。焚宮室倉庫。遁入海。於是三江路宣江。洮江。等州縣次第詣軍門降。輔等督舟師進逼膠水。賊復遁入黃江。閩海等處。五年春正月。張輔沐晟等襲賊籌江柵。大破之。又追敗賊於萬劫江。普賴山。斬首三萬。又敗賊胡杜於盤灘江。兩旬。輔等進次魯江。賊五百艘逆戰。木凡江。大敗之。殺其將阮子仁。黃世岡百餘人。三月。窮追至膠水縣。閩海口。地下濕不可駐。乃陽爲還師。至鹹子關。令都督柳升守之。賊果來蹙。輔還軍。遇於富良江。賊舟互十餘里。橫截江中。用划船載木立柵迎拒。又以精卒數萬趨陸來戰。奮擊大敗之。斬獲數萬。江水爲赤。乘勝追至閩海口。季犛父子僅以數小舟遁走。義安其尙書范見覽等降。四月。輔率舟師追至海門。涇鵠淺。時晴久水涸。賊棄舟遁。我師舟膠不得前。俄大雨。水漲數尺。舟畢渡。衆喜曰。天贊我也。五月丁卯。輔與晟等率步騎夾江東西。柳升率舟師水陸並進。甲戌。輔等至茶龍。柳升等舟師亦至。又敗賊。獲船三百艘。賊遁走。輔等乘勝追之。又敗之於奇羅海口。賊屢敗困。衆遂潰。乙卯。柳升所領永定衛卒王柴胡等七人。誦得黎季犛所在。前格之。縛送升軍。并其子澄於海口山中。次日。土人武如卿獲黎蒼及僞太子芮。將相王侯。柱國黎季獵等。皆縛獻軍門。安南平。輔奏安南本中國地。陳氏子孫已誅盡。無可繼。其國中耆老。

民庶俱請爲郡縣如中國制。乃置交趾布政使司。都指揮使司。按察司。分十七府。曰交州。北江。諒江。三江。建平。新安。建昌。奉化。清化。宣化。太原。鎮蠻。諒山。新平。義安。順化。升華。四十七州。一百五十七縣。衛十一。所。三市。舶司一。改雞陵關爲鎮彝關。安撫人民三百二十萬。獲蠻人二百八萬七千五百。糧儲一千三百六十萬石。象馬牛十三萬五千九百。船八千七百。軍器二千五十三萬九千。敕尙書黃福兼掌布按二司事。又以侍郎張顯宗爲左布政使。以都督呂毅掌都司事。敕張輔。沐晟。劉儁。交趾有懷才抱德之人。悉心訪求。送京師擢用。九月。張輔。沐晟遣都督柳升等齎露布。檻送黎季犛。黎蒼等獻俘。至京。上御奉天門受之。文武羣臣偕兵部侍郎方賓。讀露布。至弑主篡國。僭號紀元等語。上問季犛父子曰。此爲人臣之道乎。季犛父子不能對。詔以季犛及子蒼下之獄。赦其子澄。孫芮等。後季犛釋自獄。戍廣西。子蒼。澄以善兵器赦用之。冬十月。以交趾所舉明經士人甘潤祖等十一人爲諒江等府同知。贈故安南國王後陳氏子孫七人官。裴伯耆爲交趾按察使副。

六年春三月。交趾總兵張輔。沐晟振旅還。輔等上交趾地圖。其地東西相距一千七百六十里。南北相距二千八百里。建設軍民大小衙門四百七十二。上嘉勞之。賜輔晟及諸將宴於中軍。都督府旗軍人賜鈔五錠。七月。論平交趾功。進封新城侯張輔。英國公。西平侯沐晟。黔國公。豐城侯李彬。雲南侯陳旭。各增祿五百石。清遠伯王友進。封清遠侯。都督僉事柳升。封安遠伯。戰死都督僉事高士文。追封建平侯。竝子孫世襲。親擒黎季犛軍校王柴。胡超。擢指揮使。爲從者李福等四人。皆陞指揮僉事。先是。交趾平。上問戶部尙書夏原吉曰。陞與賞孰便。原吉對曰。賞費於一時。有限。陞費於後日。無窮。多陞不如重賞。上從之。於是

惟陞元功。餘皆班賚有差。秋八月。交趾蠻寇簡定。反定。陳氏故官不肯臣黎氏。而輕騎跳歸我。從下安南。爲別將。頗有功。知上不欲復陳氏。遂逸去。至化州。說羣盜鄧悉等下之。悉等推定爲主。稱日南王。改元興慶。出攻鹹子關。黎賊餘黨多應之。而陳季擴。鄧景異。尤猖獗。黃福奏請益兵。遂命黔國公沐晟發雲南。貴州。四川兵數萬往征之。仍命兵部尚書劉儁往贊軍事。十二月。沐晟帥師與交趾賊簡定戰於生厥江。敗績。兵部尚書劉儁。都督僉事呂毅。交趾布政司參政劉昱等皆死之。勢益熾。攻陷諸郡縣。事聞。復命英國公張輔爲總兵官。清遠侯王友爲副。帥師二十萬往征之。敕曰。晟出師失律。致賊猖獗。今聞鄧悉死。而八百媳婦老搗猶供餽者何人。賊云有象五萬。又謂我將帥皆易與。宜戒慎。同心協力。早滅此賊。

七年夏五月。簡定稱上皇。立陳季擴爲大越皇帝。改元重光。季擴者蠻人。自云陳氏後也。安南民不忍棄陳王。則相率歸季擴。秋八月。鄧景異攻盤灘。守將徐政戰死。張輔兵至交趾。敗賊於鹹子澗。太平海口等處。斬首數千。溺死無算。生擒賊黨監門衛將軍潘坻等二百餘人。獲船四百餘艘。賊酋阮世美。鄧景異。跳身奔季擴。季擴稱故王後。請封輔不聽。進兵至清化。時季擴據地稍遠。而我兵悉窮。追簡定至濱州。分沐晟兵從磊。江南都督朱榮舟師抵牛鼻關。輔自率騎兵至美良。簡定棄馬走。吉利深山搜得之。并獲其將相陳希葛。阮宴等。檻送京師。惟陳季擴。鄧銘。景異逃於義安。簡定至京伏誅。

八年春正月。張輔敗賊黨阮師檜於東潮州。斬首五千級。生擒僞將軍范友。陳原卿等二千人。悉坑之。築尸爲京觀。上勞苦張輔。久暴師役。召輔還。輔奏餘賊未平。請畱黔公沐晟鎮之。五月。追敗季擴於靈長海口。別將江浩至魯江。戰不利。十二月。季擴遣使胡彥臣上表請降。上遣方政諭季擴。以爲交趾右布政使。

又以其黨陳原樽爲參政。胡具澄鄧景異鄧鎔爲都指揮。潘季祐爲按察副使。然季擴實欲緩師期耳。不肯之任。而掠如故。

九年春正月。命英國公張輔爲副將軍。會征彝將軍沐晟討交趾。陳季擴救四川廣西江西湖廣雲南貴州六都司安慶等十四衛發兵二萬四千隨征。七月。張輔至交趾。督兵敗賊黨阮朔。胡具澄鄧景異等於九真州。常江尋復率舟師追梟賊黎蕊。斬之。慈廉福安諸州縣皆平。

十年秋八月。英國公張輔破賊於神投海口。擒其翊衛將軍鄧汝戲。少保潘季祐遁。可雷山乞降。輔承制以季祐仍按察副使。理義安。冬十月。命鎮守交趾都督韓觀運廣東糧萬石赴交趾給軍食。張輔破賊於西心江。

十一年冬十二月。英國公張輔黔國公沐晟合兵敗賊於愛子江。時輔晟等進兵順州。賊黨阮師檜屯愛子江。設象伏兵候官軍。輔偵知之以戒。先驅羣象來衝。一矢落其象奴。再矢破其象鼻。奔還賊陣。自相蹂踐。官軍乘之大敗。斬賊將阮山。生擒僞將軍潘經等數十人。賊衆死者無算。

十二年春正月。兵至政和縣。羅蒙江皆懸厓側徑。英國公張輔捨騎步進大索。射中鄧景異。擒之。并獲阮師檜於南靈州。季擴遁走老撾。都指揮師祐躡之。進克老撾三關。蠻人潰散。棄季擴及其妻妾於南廢。生繫以歸。八月。交趾陳季擴伏誅。

十三年夏四月。命英國公張輔鎮守交趾。加陳洽兵部尙書贊軍務。輔下交南。凡三擒僞王威鎮西南。而尙書黃福有威惠。交人懷之。戢伏莫敢動。

十四年夏四月。交趾鎮彝衛百戶丁仕驗來朝。貢馬。謝恩。賜鈔幣遣還。五月。設交趾府。州縣儒學及陰陽醫學。僧綱。道紀等司。英國公張輔奏。自廣東欽州。天津驛。經貓尾港。至涌淪。佛淘。從萬甯縣。抵交趾。多由水道。陸行止二百九十一里。比丘溫。故路近七驛。傳便往來。從之。尋交趾布政司。右參議莫勛。三江等府。士官杜惟忠等來朝。貢馬及金銀等物。特賜宴勞。陞勛爲右布政使。杜惟忠爲參議。鎮彝衛并交州。中左右衛指揮陶弘等。各遣人貢馬及方物。各賜鈔幣遣還。冬十一月。召交趾總兵英國公張輔還京。命豐城侯李彬代鎮守。輔經營交趾。前後十年。命監察御史黃宗載巡按交趾營房。皆覆茅。多火。宗載令三司募官伐材陶瓦。不半年。營房皆覆瓦。火患遂息。

十六年春正月。交趾清化府。俄業縣。土官巡檢黎利反。利初從陳季擴。充僞金吾將軍。後束身歸降。以爲巡檢。然中懷反側。張輔還京。至是。僭稱平定王。以弟黎石爲相國。段莽爲都督。聚黨范柳。苑晏等。四出剽掠。總兵豐城侯李彬遣都督朱廣討之。擒斬數百人。利敗走。擒晏。彬請就交趾。戮晏以徇。先是。李彬代張輔鎮交趾。中官馬騏爲監軍。定歲貢扇萬柄。翠羽萬箇。騏墨而殘。交人苦之。三年。開叛者四五起。而黎利最劇。

十七年冬十二月。巡按交趾御史黃宗載上言。交趾人民新入版圖。勞來安輯。尤在得人。而郡縣官多兩廣雲南舉貢。未歷國學。遂授遠方。牧民者不知撫字。理刑者不明律意。若俟九年黜陟。廢弛益多。宜令至任二年以上者。巡按御史及布按二司。嚴加考覈。上其廉污能否。以憑黜陟。疏上。報可。

十八年夏五月。敕豐城拔李彬叛寇黎利。潘僚車二農。文歷等。迄今未獲。宜盡心畫方略。蚤滅此賊。交

趾左參政馮貴。右參政侯保討黎利。戰死。保真定贊皇人。由國子生知廣城縣。有善政。初設交趾郡縣。擇人撫治。陞交州知府。遷參政。時黎利剽掠郡縣。保率民兵築堡於要害禦之。賊來攻。保與戰不勝而死。貴湖廣武陵人。舉進士。爲給事中。陞交趾參政。能撫輯流民。歸附者衆。有土兵二萬餘人。皆勁勇習戰。每出陣有功。後中官馬騏疾之。盡奪其土兵。及黎利反。衆強貴勦捕。獨以羸卒數百遇賊兵衆。貴力戰而死。保爲政廉恕。貴有方略。其死也。人皆惜之。

十九年夏五月。豐城侯李彬上言。交趾地荒遠。不通餽運。乞依各都司衛所例。分軍屯田。以供糧餉。度地險易。爲屯守征調之多寡。從之。秋九月。李彬言。黎利奔老撾。進兵討捕。老撾輒遣頭目覽耆郎阻我兵。勿入境。云卽發兵大索利送軍門。久之。竟不獲利。上以老撾匿賊。持兩端。令彬遣頭目至京詰之。尋召彬還。以榮昌伯陳智代。冬十月。赦黎利爲清化知府。遣內官山壽諭利。竟不赴。

二十二年。仁宗卽位。黎利自老撾復還甯化州。僞求降。不出。九月。掌交趾都司都督方政與黎利戰於義安府茶龍川。不利。昌江衛指揮伍雲死之。都指揮陳忠與黎利戰於清化。破走之。召工部尙書黃福還京。敕兵部尙書陳洽代掌交趾布按司事。仍參贊軍務。福治交趾。視民如子。勞輯訓飭。每戒郡邑吏修撫字之政。新造之邦。政令條畫無鉅細。咸盡心焉。中朝士大夫以遷謫至者。必加賙恤。拔其賢者與共事。中官馬騏怙恩肆虐。福數裁抑之。騏誣奏福有異志。文皇知其妄。得寢。福居交趾十八年。上念其久勞於外。召還。交人扶老攜幼送之。皆號泣不忍別。冬十一月。交趾參將保定侯孟英。榮昌伯陳智言。山壽未至。黎利復反。先後破茶龍。諒山。茶龍守琴彭。諒山守易先皆堅守力盡。俱死之。命候山壽至彼計議。確當以

聞。

仁宗洪熙元年春二月。以榮昌伯陳智爲征彝副將軍。討黎利。冬十月。總交趾布按二司兵部尙書陳洽。奏賊首黎利名雖求降。實則攜貳。招聚逆黨。日以滋蔓。望敕總兵蚤滅此賊。以靖邊方。宣宗宣德元年春三月。總兵陳智。方政討黎利。進至茶龍州。敗績。時山壽主招撫擁兵自衛。陳洽力爭不聽。陳智。方政復不相能。洽以上聞。上下璽書切責智等。而以成山侯王通。佩征彝將軍印。充總兵官。都督馬瑛。充參將。討黎利。仍命洽參贊軍務。安平伯李安。掌交趾都司事。削陳智。方政官爵。隸軍中。自效。上視朝。能御文華殿。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侍。上曰。太祖皇帝祖訓有云。四方諸彝及南蠻小國。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力不足供給。得其民不足使令。吾子孫毋倚富強。要戰功。後因黎氏弑主虐民。太宗皇帝有弔伐之師。蓋興滅繼絕。盛心也。而陳氏子孫。爲季犛殺戮已盡。不得已徇土人之請。建郡縣。置官守。自是以來。交趾無歲不用兵。皇考念之深。爲惻然。昨遣將出師。朕反覆思之。欲如洪武中使自爲一國。歲奉常貢。以全一方民命。卿等以爲何如。義原吉對曰。太宗皇帝平定此方。勞費多矣。二十年之功。棄於一旦。臣等以爲非是。上顧士奇。榮曰。卿兩人云何。對曰。交趾。唐虞三代皆在荒服之外。漢唐以來。雖爲郡縣。叛服不常。漢元帝時。珠崖反。發兵擊之。賈捐之議。罷珠崖郡。前史稱之。夫元帝中主。猶能布行仁義。況陛下父母天下。與此豺豕較得失耶。上頷之。冬十月。黎利弟黎善。據廣威州。擁衆數十萬。分道攻交趾。十一月。參將馬瑛大破賊於清威。與成山侯王通合兵石室縣。進屯甯橋。尙書陳洽以爲宜駐師石室縣之沙河。以覘賊勢。通欲渡河而陣。洽反覆言地險惡。宜遠斥堠。持重不從。五鼓。麾兵竟渡。天雨且泥濘。伏驍

起衝盪。遂大敗。治奮馬突入賊陣。死之。失亡二三萬人。通懼。師卻。黎利時在義安。聞之。自以精兵來會。圍東關。通敗。後氣大沮。陰許爲利請封。而檄清化。迤南歸黎氏。清化羅通曰。非君命而欲賣城。義不可。連戰敗走之。初。都督蔡福守義安。被圍。福不戰。率都指揮朱廣。薛聚。于瓚。指揮魯貴。千戶李忠。降賊。至是。福馳馬清化城下。大呼守城者宜見幾。全首領。羅通大罵而去。賊又逼鎮城。平州知州何忠懷奏。潛請王師。夜步走出城。二百餘里。爲賊所得。賊喜曰。何知州聞名久矣。共舉酒酌忠曰。能從我。同享富貴。忠唾地罵曰。賊奴。吾天朝臣。豈食汝犬彘食。奪杯擲中賊面。流血盈頤。遂遇害。事聞。上深悼惜之。敕旌其門。賜諡忠節。

十二月。交趾布按上言。尙書黃福舊在交趾。民心思之。乞令復至。以慰民望。遂召福於南京。赴闕議之。以安遠侯柳升爲征彝副將軍。保定伯梁銘。都督崔聚。由廣西。黔國公沐晟。爲征南將軍。興安伯徐亨。新甯伯譚忠。由雲南。二道討交趾。尙書李霍參贊軍務。黃福仍掌布按二司事。敕王通守城。練兵。侯升等至。同進。

三年春正月。上御文華殿。召大學士楊士奇。楊榮諭曰。前者論交趾事。蹇義。夏原吉。拘牽常見。昔徵舒弑陳靈公。楚子討之。殺徵舒。旣縣陳。申叔時以爲不可。楚子卽復封陳。古人服義如此。太宗初得黎賊。定交趾。卽欲爲陳氏立後。今欲承先志。使中國之人皆安無事。卿等爲朕再思。士奇榮對曰。此盛德事。惟陛下斷自聖心。上曰。朕志已定。無復疑者。但干戈之際。便令訪求。恐未暇及。俟稍甯時。當令黃福專意求之。

二月。交趾賊黎利攻交趾城。總兵王通出不意。猝擊大敗之。斬其司空丁禮。司徒黎豸。而下萬餘級。利惶懼不能軍。諸將請乘勢亟擊。通猶豫不決。賊得以暇樹柵掘塹。修器械。四出剽掠。未幾。勢復張。三月。命

行在刑部侍郎樊敬往廣西副都御史胡廩往廣東總督運糧赴交趾又敕調武昌成都護衛中都留守
司湖廣浙江河南山東廣東福建江西雲南四川都司福建四川行都司官軍數萬俱從安遠侯柳升黔
國公沐晟等征交趾黎利圍溫丘都指揮孫聚拒破之夏四月黎利攻昌江初蔡福教賊造攻具攻東
關我兵九千人憤欲焚賊營福報賊賊盡殺之遂攻昌江都指揮李任顧福日夜拒戰凡九閱月城陷任
福皆自刎死中官馮智大哭北向再拜與指揮劉頤知府劉子輔自縊死子輔有惠政民愛戴之一子一
妾皆先子輔死軍民俱立鬪盡無一人降者賊縱火焚民居大殺掠王通斂兵不出賊致書請和通自甯
橋之敗氣大沮喪雖獲城下一勝而志不固且意柳升師雖出未能猝至道路多梗黎利既求和不如徇
其所請按察司楊時習曰奉命征討乃與賊和棄地旋師何以逃罪通厲聲叱之曰非常之事非常人能
之汝何所知遣人同利所遣人進表及方物秋七月黎利攻隘畱關鎮遠侯顧興祖擁兵南甯不赴隘
畱城陷逮興祖下獄九月安遠侯柳升等師至交趾隘畱關黎利及諸大小頭目具書遣人詣軍門乞罷
兵息民立陳氏後主其地升等受書不啓封遣人奏聞時賊於官軍所經處悉列柵拒守官軍連破之直
抵鎮彝關升勇而寡謀連勝易賊梁銘李慶曰主帥氣甚驕兵累日不得休困罷而少斥堠不拒險握重
而欲急發卒如敵伏何慶力疾語升升唯唯前至倒馬坂獨與百騎先馳渡橋旣渡而橋遽壞後隊阻不
得進賊伏兵四起升中鏢死梁銘李慶皆死崔聚率官軍進至昌江遇賊奮力死戰聚宿將然倉卒新喪
元帥吏士沮且囂賊驅象乘之官軍大潰聚被執賊大呼降者不殺官軍或死或奔散竟無降者郎中史
安主事陳鏞李宗昉等皆死惟主事潘原大脫歸七萬人皆沒王通諜知升敗益大懼決意與和工部尙

書黃福爲賊所得。皆下馬羅拜曰：我父母也。公向不北歸，我曹不至此。言已皆泣。福斥之，論以順逆。賊終不忍加害。其渠長餽以餼糧，乘以肩輿，贈金幣出境。至龍舟，福悉以所贈歸之。官時晨兵竟不出。冬十月，王通與黎利立壇爲盟，退師。遣指揮闕忠同黎利所遣人奉表及方物。至表曰：安南國先臣陳日燿三世嫡孫，臣陳暘，惶恐頓首。上言：曩被賊臣黎季犛父子篡國，弑戮臣族，殆盡。臣暘奔竄老撾，以延殘息。今二十年，近者國人聞臣尙在，逼臣還國。衆云：天兵初平黎賊，卽有詔旨訪求王子孫立之。一時訪求未得，乃建郡縣。今皆欲臣陳情請命。臣仰恃天地生成大恩，謹奉表上請。上覽之，密示英國公張輔。輔對曰：此不可從。將士勞苦數年，然後得之。此表出黎利之譎，當益發兵誅此賊耳。尙書蹇義、夏原吉皆言不宜墮成功，示賊以弱。大學士楊士奇、楊榮言：兵興以來，天下無甯歲。今瘡痍未起，而復勤之兵，臣不忍聞。且求立陳氏後者，太宗皇帝心也。求之不得，而後郡縣叛亂相尋，至深。屢先帝憂，今因其請撫而建之，以息吾民。於計大便。漢棄珠厓，前史榮之。安在爲示弱乎？上曰：卿二人言是先帝意。朕固知之。明日出暘表示羣臣。且諭以息兵養民意。羣臣頓首稱善。於是以前國王遺嗣暘尙在老撾，國人乞封暘王。永奉職貢。頭目耆老卿徐永達爲副使。詔諭安南言：黎利表言前國王遺嗣暘尙在老撾，國人乞封暘王。永奉職貢。頭目耆老具以實對。卽遣使受封朝貢。如洪武故事。又敕通等卽日班師。內外鎮守三司衛所府州縣文武吏士攜家來歸。

三年閏四月，王通至京。羣臣交劾通及梁瑛、馬騏、山壽等。廷鞫王通失律，喪師棄地。山壽曲護叛賊。馬騏激變藩方，皆論死。詔繫獄。籍其家。梁瑛等坐罪有差，詔褒贈安南死事諸臣。蔡福、朱廣、薛聚、于瓚、魯貴、李

忠皆伏誅。黎利遣頭目黎公僕送還官吏百五十七人。戍卒萬五千一百七十人。馬千二百匹。閉留不遣者。無算已而使還。利奉表言。曷死。陳氏絕。上心知其妄。然業置之不問。先是。文皇時。用兵交趾。侍讀解縉力言交趾古羈縻國。迺正朔。時賓貢而已。得其地不足郡縣。文皇不悅。至是言始驗云。

憲宗成化十六年。安南國王黎灝侵占城。先是黎利死。子麟立。麟死。子濬立。濬爲庶兄琮所弑。因自立。侵老撾。宣慰刁扳雅蘭掌爲八百敗歸。黎壽域等殺琮而立濬弟灝。至是太監汪直用事。好邊功。議討之。職方郎中陸容上言。安南臣服已久。今事大之禮不虧。叛逆之形未見。一旦加兵。恐遺禍不細。直意猶未已。傳旨索永樂中調軍數甚急。時劉大夏在職。方故匿其籍。徐以利害告。尙書余子俊力沮。事得寢。而中官錢能鎮雲南。復私與灝通。關節諸彝。姦宄釋騷。幾危雲南。賴巡撫王恕發其姦。亂乃弭。

世宗嘉靖元年。莫登庸立黎憲。僭號統元。追諡黎暲爲襄翼帝。先是黎灝死。子暉立。暉死。子敬立。未封而。死。弟誼立。正德間。誼母戚阮种用事。屠戮宗親。逼誼自殺。頭目黎廣討平之。立灝庶子暲。暲多行不義。國人惡之。諒山都將陳立孫與其子曷昇作亂。鄭綏。鄭惟鏞攻誅之。遂弑暲。立諱。鄭氏國世臣。諱母妻族也。諸大臣疾鄭氏。典兵攻之。綏等亡走清華。曷昇猶據諒山。莫登庸者本都齋漁人。負勇力。時時凌波而飛。持劍下刺魚。得巨魚。呼噪爲樂。詭言莫邃之後。以武舉從立孫官參督。有罪。自拔歸。諱用爲宜陽參將。將令與曷戰。大敗之。殺曷。封武川伯。總水步諸營。時鄭氏旣去。諱倚登庸自強。諸大臣皆受其賂。方喜登庸起微陋。可託。因請以兵盡屬之。加封太傅。仁國公。登庸權日盛。乃銷九鼎爲兵器。竊庫藏金寶。潛使其弟檄燒宮室。人居殺傷吏民。若他盜者。因言寇急。請自爲興安王。鎮之。謀殺諱兄弟。夜率兵圍其宮。諱易服。

間行得脫。至清華。復依鄭綏。國中大亂。登庸乃立諱弟應。初登庸妻諱母。應登庸所生也。

六年。莫登庸酖殺黎應。并其母殺之。而自立。諱時尙據清華。義安順化。廣南四道。其舊臣不服登庸者。分據險阻。爲之聲援。登庸立其子方瀛。居守僞都。自稱太上皇。率兵擊諱。取清華。據之。諱走義安。又追敗之。諱走葵州。又棄葵州走老撾。

九年秋九月。黎諱憤悒死。衆復立其子甯。號曰世孫。有兵三千。登庸屢攻之。老撾爲援。不能克。甯結國人襲擊登庸。大敗之。登庸走海陽。據上洪。下洪。荆門。南策。太平諸郡。甯還國。誅大臣爲請者。悉發兵二十萬。起鄭綏將而攻海陽。一月。固守不下。登庸別選兵萬人。舟行出大江。竟掩國都。甯錯愕。復走清華。登庸掠庫藏。取世孫旗蓋。張而還。呼曰。得王矣。鄭綏兵大潰。久之。甯復悉清華兵討登庸。相拒不決。登庸陰結土帥郭遼。鶴使襲甯。大敗之。擒甯妃淑寶。沈於江。甯與鄭綏子惟塽走老撾。聚兵八千人。保漆馬江。登庸以其子方瀛爲大王。改國大正。

十六年夏四月。議討安南。先是皇子生。當頒詔安南。大學士夏言請問安南罪。下廷議。兵部尙書張瓚言。登庸弑逆。當討。戶部侍郎唐胄謂帝王之於荒服。以不治治之。自安南內難。兩廣遂少邊警。不必疲中國。爲黎氏復仇。然上意甚銳。而安南使者鄭惟懌適至。初。黎甯居海曲。屢馳書總鎮告難。俱被邀殺。惟懌等十人泛海。自占城附廣東商船。凡二年。方得至京。陳禍亂始末。乞興師問罪。惟懌有志操。能文章。爲書引。申胥。張良。豫讓。爲比。讀者悲之。禮兵二部議。登庸有大罪。十不容不討。兵部侍郎潘珍言。安南不足置郡縣。其叛服無與中國。釋門庭之寇。遠事瘴島。非計。宜擇文武重臣。佩印而往。移檄自定。上責珍妄言。對狀。

閑往廉州知府張岳亦上書諫不報。八月雲南巡撫汪文盛奏莫登庸聞發兵進討陰遣知州阮景等行覘至納更山爲土舍李孟光所擒併獲僞撰大誥一册上怒復敕征討先是交人武文淵以其衆來降汪文盛遣指揮趙光祖往撫諭文淵獻進兵地圖及登庸可破狀授冠帶賜四品武服資金帛。冬十月廣東巡按余光疏安南自宋以來丁移於李李奪於陳陳篡於黎黎又轉於莫互相爲賊天道好還今於安南直宜問其不庭彼若聽服因而授之若必用兵勢難窮追必生他變古人臣出疆苟利社稷可以專之廣東去京八千餘里去安南又四千餘里若往復陳請而行將失機事乞假臣便宜往諭以輕率奪俸十七年夏四月命咸甯侯仇鸞爲征彝副將軍兵部尙書毛伯溫參軍務討安南雲南巡撫汪文盛傳檄諭以禍福武文淵攻登庸守鎮營破之莫方瀛帥兵攻文淵不克文盛以蒙自縣蓮花灘當交廣水陸衝遣兵據其地以爲諸來歸人聲援方瀛懼乃遣其黨范正毅齋公移詣雲南沐朝輔言前國王黎暉被逆臣陳暘殺害無子登庸同國人推立暉弟諱亡何諱被奸人杜溫鄭綏誘遷清華登庸仍推立諱弟慮旋自清華迎諱歸與慮俱以病死黎氏無嗣慮垂死與羣臣議以登庸父子有功於國召登庸子莫方瀛入付以印章命嗣主國事遂爲國人所推其不上表通貢者先緣陳昇據諒山爲梗後乃守臣閉關不納耳黎甯乃亂臣阮塗之子冒稱黎姓非諱子也其所自列如此然事皆誣罔多自飾沐朝輔乃以范正毅等并表疏公移送至京朝廷知登庸父子姦僞且雖稱求降而詞不款服又不束身歸罪乃決意討之以鸞總兵伯溫參贊未幾巡撫蔡經上言安南水陸路有六憑祥龍州歸順欽州海洋西路皆接安南境用兵須二十萬輕調大衆終非完計上不悅然伯溫師亦罷。

十八年冬十日。以莫登庸請降。命禮部尚書黃綰。翰林學士張治往諭。登庸歸國。黎氏未入境。召還。諭兵部會議。以聞。兵部言。登庸篡逼。罪所必誅。宜臨以兵。如束身聽命。然後待以不死。上從之。仍命咸甯侯仇鸞。兵部尚書毛伯溫帥師往討。

十九年夏四月。欽州知州林希元上言。臣聞莫方瀛請降。命大臣查勘。夫降者將籍其土地。人民以獻也。今殺我士卒。奪我戰船。降者固如是乎。臣以爲欲得其請。宜約之曰。必歸我四洞。必令黎甯不失位。必令鄭氏舊臣鄭惟懷。武文淵者皆有爵土。必奉我正朔。能從者降也。不然。則詐也。而後興問罪之師。以順討逆。何憂不克。方瀛之所恃者都齋耳。其地濱海。淤塗十餘里。舟不得泊。計以爲王城不支。卽守都齋。都齋不支。卽奔海上耳。若以東莞瓊海之師。助占城擊其南。賊不得奔矣。以福建之師。航海出枝封。湖廣之師。出欽州。與之合。都齋無巢穴矣。以廣西之師。出憑祥。雲貴之師。出蒙自。與之合。以攻龍編。則根本拔矣。如此。莫氏可一舉而定也。書凡四上。而爲御史錢應揚所劾。言希元所稱秘策者。固道路傳聞之語。不足聽。六月。毛伯溫等旣至廣西。徵集兩廣福建湖廣狼土官兵。并檄雲南守臣。集兵候師期。又檄諸司於臨邊諸郡縣。儲積糧餉。議分正兵爲三哨。廣西憑祥州爲中哨。兵四萬人。參政翁萬達。副總兵張經督之。龍州羅回峒爲左哨。兵一萬四千人。副使鄭宗。右參將李榮督之。思明府思明州爲右哨。兵一萬四千人。副使許路都。指揮白沄督之。分奇兵爲二哨。歸順州爲一哨。一萬四千人。參政張岳。都指揮張輓督之。廣東欽州爲一哨。兵一萬四千人。副使陳嘉謀。參將高誼督之。又烏雷山等處爲海哨。兵一萬四千人。副使涂捷。都指揮武鸞督之。中軍都指揮董廷玉。率五百人爲親兵。共兵一十二萬餘人。又議雲南兵於蓮花灘分

三哨。哨各兵二萬一千人。中哨以副使倪象賢都指揮王紹監督。而督餉則布政使胡宗明。左哨以副使鄭騫都指揮方策監督。而督餉則右參政生方。右哨以副使張綱都指揮馬立監督。而督餉則右參政程曰。皆黔國公沐朝輔都御史汪文盛經畫。既定。馳檄安南臣民。諭以朝廷興滅繼絕之義。討罪止莫登庸父子。有能舉郡縣來降者。卽以其郡縣授之。擒斬登庸父子來降者。賞二萬金。官顯秩。又諭登庸父子。果能束身歸罪。盡籍其土地人民。納款聽命。亦待以不死。而伯溫等駐師近邊。登庸聞之大懼。遣使詣軍門。陳乞願出境降。躬聽處分。詞頗卑切。伯溫等承制許之。約以十一月初三日來降。守臣於鎮南關內設幕府。將臺以待。時登庸子方瀛已死。登庸乃留其孫福海守國。與其姪莫文明及諸頭目阮如桂等四十餘人入關。各跣足。尺組繫頸。詣壇。匍匐稽首。納款書。復詣轅門。獻所部土地軍民籍。還所侵欽州四峒境土。請奉正朔及舊賜印章。護守本國。以俟更定。伯溫等宣諭朝廷威德。稱制赦之。暫令歸國。待命處分。二十年春二月。以莫登庸爲安南都統使。初。毛伯溫疏言。登庸畏威束身歸罪。而黎甯所稱黎氏後譜系不詳。莫可爲據。乞宥納登庸。削去故爵。量授新秩。使撫安南。因送莫文明等至京師。下廷議。僉如伯溫言。乃降安南爲安南都統使。司以登庸爲都統使。從二品。子孫世及。別給印章。其所僭擬制度。令削除。改正海陽。山南等一十三路。各設宣撫司。正佐職官。襲替黜陟。俱聽登庸總理通隸。廣西藩司歲頒正朔。令三歲一貢。其黎甯仍令守臣體勘。果係黎氏子孫。授與清華等四府。安則勿予。莫文明等諸頭目。賜賚有差。制下。登庸已死。伯溫上疏。請以制命授其孫福海。從之。夏六月。毛伯溫班師。朝廷論功。加伯溫太子太保。諸將校陞賞有差。已而莫福海不能輯衆。爲黎甯所逐。居南海上。朝廷亦置不問。久之。福海子法漢復

振卒逐黎氏有其國。神宗萬曆九年。安南莫茂洽來貢。茂洽法漢子也。隆慶中。浚漢爲其下。黎伯驪所逐。死於海陽。至是。茂洽始得襲。

二十四年夏四月。黎維潭來降。黎氏自甯死。其舊臣鄭簡立甯子寵於西都。簡惟憐子也。寵死無子。簡等共立黎暉四世孫維邦。維邦死。次子維潭立。簡子松輔之。攻殺茂洽。復據安南。莫敬用竄居高平。維潭浮海遣使詣都。臣歸罪請款。因與約以高平居。莫氏如黎氏。漆馬江故事。維潭難之。謂高平乃其故土。莫氏篡臣不宜以漆馬江爲比。守臣曰。莫氏在先世爲篡逆。今日國家外臣也。使得假恩一隅。毋遽殄絕。國家鎮撫四裔。良厚。維潭乃聽命。至是。築壇具儀。受其降具。如莫登庸故事。督臣陳大科上言。莫之篡黎。其事逆黎之復仇。其名正。宜許其來歸。如祖宗成法。詔以維潭爲都統使。予莫敬用高平令。維潭毋得侵害。安南復定。安南東至海。西至老撾。南接占城。北連思明。衡二千八百里。縱一千七百里。界兩廣。雲南三省。輶車往來。必由廣西。憑祥州。鎮南關。龍州爲孔道。由雲南臨安。則蒙自縣蓮花灘。可四五日至東都。國中設十三道。道不過中國一縣。自黎氏以來。雖奉貢稱藩。然帝其國中。如尉佗故事。死則加諡稱宗。黎凋之弑。或曰。鄭惟鏞爲之。鄭宗強。亡黎復黎。皆鄭也。鄭以江華爲重。莫以都齋爲重。維潭死。子維新立。維新死。子維祺立。補貢。

谷應泰曰。交趾自漢入爲郡縣。此與番禺。桂林同歸中國。非屬犛附庸。僅稱職貢比也。洪武。陳氏奉國稱臣。率先入貢。太祖許爲外藩。不利土地。及永樂中。黎氏弑。主盜國。稱帝改元。非徒得罪本國。意實抗衡天朝。俘馘其衆。不得云暴。編伍其地。不得云貪也。旣分郡縣。編置官僚。垂三十年。儼然字下。一旦匹夫犯順。

遽爾割土加王。嗟乎。是賞叛也。是獎奸也。若曰存亡繼絕。則陳乃孤也。以義當立。黎乃賊也。以法當誅。若曰勤民略遠。則將立黎利。乃定之矣。若猶未也。不如勿伐。王通力屈而請和。柳升再入而敗沒。然後下詔遣使。修好撤藩。城下之盟。恥同新鄭。割地之議。辱比敬塘矣。夫文帝不加兵南越。光武罷西域都護。所謂量力度德。懼啓兵端。未有徒敗車奔。師夷將隕。形見勢絀。忍詬攘詢。韓王按劍牛後。魯連誓死帝秦。而乃君臣相賀。自鳴聖德。至於旌節符紱。狼籍裔土。將吏公卿。流離草莽。戰士污魂。哭聞中夜。孤臣喋血。碧化千年。計其班師之日。文武吏士。爲黎賊遮。留不遣者。尙數萬人。死者。君其問諸水濱。生者。不望生入玉門。貽笑蠻方。損威中國。誰秉國成。至此極乎。元成不競。乃棄珠崖。文昭板蕩。始棄維州。宣宗四海乂安。九州鼎盛。王通敗。因紈袴。柳升失。在輕俘。乃拾捐之爲美譚。比祖宗於穆滿。夫曹公東下。子布請迎。澶淵戒嚴。堯臣勸避。自古儒生。狃安憚勞。撫經誤國。二楊太平宰輔。黼黻承明。恆若有餘。決機危疑。必形不足。不然。迎新主於金川。阿箴璫於末路。豈有立身朝堂。進退狼狽。而顧預謀闖外。貽謀遠大者哉。夷考其後。名爲陳後。實爲黎竊。嘉靖中。黎世中葉。莫登庸復睥睨之。黎又旬旬告哀。朝臣又主二楊之說。而世宗赫怒。竟伸天討。兵未出於國門。莫已。父子自縛。泥首軍門。削其王號。世守吏職。不聞其倔強自大。勞弊中國也。所可異者。太祖使沐英取雲南。卽留英世鎮滇中。成祖使張輔取交趾。不以輔留鎮彼國。二十年後。并召還黃福。禍發於中官。亂成於庸帥。勃貂多魚。特儆漏師。短轅鈍犢。必敗乃公。三百年來。終淪王化。夫亦廟算有遺策。而春秋多責備也。

卷二十三

平山東盜

成祖永樂十八年三月。山東蒲臺縣妖婦唐賽兒作亂。賽兒縣民林三妻。少好佛誦經。自稱佛母。詭言能知前後成敗事。又云能剪紙爲人馬相戰鬪。往來益都諸城。安州。莒州。卽墨。壽光諸州縣。煽誘愚民。於是奸人董彥杲等各率衆從之。擁衆五百餘人。據益都。卸石棚寨。爲出沒。青州衛指揮高鳳領兵捕之。賊夜乘閒擊官兵潰散。鳳等皆陷。都布按三司以聞。遣人馳驛招撫之。直隸沂州衛亦奏莒州賊董彥杲等聚衆二千餘人。以紅白旗爲號。大行劫殺。莒州千戶孫恭等往招撫。不服。殺其從者。勢甚猖獗。上敕安遠侯柳升分兵勦之。柳升兵至益都。圍賊於卸石棚寨。賊遣人乞降。詐云寨中食盡。且無水。升以東門舊有汲道。卽往據之。夜二鼓。賊襲官軍營。都指揮劉忠力戰死。黎明。柳升始覺。分兵追捕。獲賊黨劉俊等男婦百餘人。而賽兒等竟遁。時賊黨賓鴻等攻安丘。知縣張瑛。縣丞馬搗集民夫八百餘人。以死拒戰。賊不能攻。復帥莒州。卽墨之衆。合萬餘人。併力攻之。聲言屠城。於是都指揮衛青備倭海上。聞安丘圍急。率千騎晝夜兼行。奮擊敗之。賊收餘衆再戰。城中人亦鼓譟出擊。賓鴻遁去。殺賊二千餘人。生擒四十餘人。皆斬之。時城中已不支。使青至稍遲。卽陷賊矣。旣而柳升至。青迎謁。升怒其專制。摔出之。青不爲屈。是日。鰲山衛指揮王貴亦以兵一百五十九。擊敗賊衆於諸城。盡殺之。山東悉平。行在刑部尙書吳中等劾奏。柳升奉命征勦。不卽就道。敕諭以賊憑高無水。且乏資糧。當坐困之。勿圖近功。升賊臨境。不設備。至賊夜斫營。殺傷軍士。時都指揮劉忠與升夾攻。忠身先軍士。幾破賊壘。升忌其成功。更不救援。致忠力盡而斃。賊遂得

乘閒遁去。升遣指揮馬貴等追之。所過騷擾。升亦不問。及備倭都指揮衛青聞賊圍安丘急。躬率所部兵晝夜兼行。遂敗賊衆。後三日。升始至。反忌清功。故行摧擊。人臣不忠。莫此爲甚。請治其罪。上曰。朕每命將遣師。必丁寧告戒。俾圖萬全。今升方命失機。媚功忌能。罪不可宥。遂下升於獄。上以唐賽兒久不獲。慮削髮爲尼。或混處女道士中。遂命法司凡北京山東境內尼及道姑。逮至京詰之。七月。以段民爲山東左參政。是時大索唐賽兒甚急。盡逮山東北京尼。既又盡逮天下出家婦女。先後幾萬人。段民撫定綏輯。曲爲解釋。人情始安。初唐賽兒夫死。賽兒祭奠回經山麓。見石罅露石匣角。發之。得妖書寶劍。遂通曉諸術。劍亦神物。惟賽兒能用之。因削髮爲尼。以其教施里閭。悉驗。細民翕然從之。欲衣食財物。隨所須。以術運致。初亦無大志。乃妖徒轉盛。至數萬。官捕之急。賽兒遂反。殺傷軍兵甚衆。三司皆以不蚤發繫獄。既而捕得之。將伏法。怡然不懼。裸而縛之。臨刑。刃不能入。不得已復下獄。三木被體。鐵鈕繫足。俄皆自解脫。竟遁去。不知所終。三司郡縣將校等官皆以失寇伏誅。

谷應泰曰。自古盜賊之起也。莫不好爲妖瞽惑亂。陳勝以篝火。張角以斗米。而號則天公。地公。霧則三里。五里。何其怪也。予以爲男。誠有之。女亦宜然。史稱瑯琊呂母聚黨數千人。殺海曲宰。入海中爲盜。而同時平原女子遲昭平亦聚數千人。屯河阻中。以是知婦女之輕剽。好作亂。大抵不少。概見也。成祖時。有蒲臺唐賽兒者。自號佛母。能刻楮爲人馬。相戰鬪。衆益信之。於是莒卽墨諸奸民。遂蠶起。而賊黨董彥。杲。竇。鴻。等亦掠兵應之。幸所據不過數州。轉戰不過旬月。衛青王貴兩軍急擊。旗靡轍亂。魚爛而亡矣。然則賽兒妖術果安在耶。豈王凝之鬼兵相助。而大道竟不可信耶。抑費長房役使鬼物。而遂爲羣鬼所殺耶。是皆

不可知。而獨是柳升以通侯之尊。授鉞出師。驛騷供億。逍遙河上。乃更切責衛青。忌嫉有功。假令大敵在前。將校不和。王師可一戰而潰也。雖然。成祖之用兵也。南定金陵。北征沙漠。地拓三獠。威行萬里。而賽兒以一愚婦人。躑躅其間。乃欲結娘子之軍。乘夫人之城。譬之薄石擊柱。多見其不知量矣。然而予以賽兒之亂。則黷武之所致也。秦風尙首功。而小戎亦談車戰。河北盛藩鎮。而女子亦通劍器。牝雞之晨。或亦怒蛙之式乎。至於賽兒遁去。而燕齊諸尼。并天下。奉佛婦女。逮者幾萬人。猶之石閔。戮羯部。多髯高鼻者。并誅。袁紹斬宦官。面不生鬚者。亦殺。玉石俱焚。勢固然也。尤可異者。賽兒踪跡。杳不可問。豈軍中張燕羣號衝飛。河上孫恩。相傳水化。妖耶人耶。吾弗知之矣。

卷二十四

河漕轉運

成祖永樂元年三月。瀋陽中屯衛軍士唐順言。衛河之原出衛輝府輝縣西北八里。大行蘇門山下。其流自縣城北。經衛輝城下。入大名瀋縣界。迤邐抵直沽入海。南距黃河陸路五十餘里。若開衛河。距黃河百步。置倉廩。受南京所運糧餉。轉致衛河交運。則公私交便也。上命廷臣議。俟民力稍甦行之。

四年秋七月。命平江伯陳瑄兼督江淮河衛轉運。洪武中。航海侯張赫。舳艫侯朱壽。俱以海運功封。歲運糧七十萬石。止給遼左一方。永樂初。北京軍儲不足。以瑄充總兵。帥舟師海運。歲米百萬石。建百萬倉於直沽。尹兒灣。城天津衛。籍兵萬人戍守。至是。令江南糧一由海運。一由淮入黃河。至陽武。陸運至衛輝。仍

由衛河入白河至通州。是爲海陸兼運。

八年以舊額漕運二百五十萬石不足給國用。特令江浙湖廣三省各布都官自行督運。共三百萬石有奇。

九年春二月己未。命工部尙書宋禮都督周長開會通河。自濟甯至臨清。舊通舟楫。洪武中。河岸衝決。河道淤塞。故於陸路置八遞運所。每所用民丁三千。車二百輛。歲久。民困其役。永樂初。屢有言開河便者。上重民力。未許。至是。濟甯同知潘叔正言會通河道四百五十餘里。其淤塞者三之一。浚而通之。非惟山東之民免轉輸之勞。實國家無窮之利也。乃命禮等往視禮等極言疏浚之便。且言天氣和霽。宜及時用工。於是遣侍郎金純發山東直隸徐州民丁及應天鎮江等府民丁併力開浚。民丁皆給糧犒賞。蠲他役。及今年田租。命宋禮總督之。河南河水屢歲爲患。先是遣工部侍郎張信往視。信訪得祥符縣魚王口至中灤下二十餘里有舊黃河岸。與今河面平。浚而通之。俾循故道。則水勢可殺。遂繪圖以進。詔發河南民十萬。命與安伯徐亨工部侍郎蔣廷瓚金純相度開浚。併命禮兼督之。六月會通河成。以汶泗爲源。汶水出甯陽縣泗水出兗州至濟甯而合。置天井閘以分其流。南流通於淮。而新開河則居其西北。流由新開河道東昌入臨清。計三百八十五里。自濟甯至臨清置十五閘。以時啓閉。又於甯陽築堰城壩。遏汶水盡入漕河。禮還京。上言會通河源於汶。夏秋霖潦泛溢。則馬常泊之流亦入焉。汶泗合流至濟甯。分爲二河。一入徐州。一入臨清。河流深淺。舟楫通塞。繫乎泊水之消長。泊水夏秋有餘。冬春不足。非經理河源及引別水以益之。必有淺澀之患。今汶河上流。自甯陽縣已築壩堰。使其水盡入新河。東平州之東境。

有沙河一道。本汝河支流。至十里口通馬常泊。比年流沙淤塞。河口宜及時開濬。況沙河至十里口故道具存。不必施工。河口當濬者僅三里。河身宜築堰者計百八十丈。從之。

十年春正月。巡按山東御史許堪言。去年衛河水溢。河岸倒塌。命工部尙書宋禮相度措置。夏四月。尙書宋禮奏。自衛河東北至舊黃河。一十二里內。五里舊河有溝渠。五里係古路。二里係平地。今開河泄水。以入舊黃河。則至海豐大沽河入海。上命俟秋成爲之。九月。工部主事蘭芳言。中灤分導河流。使由故道北入於海。河南之民免於昏墊。誠萬世之利。然緣河新築護岸埽座。用蒲繩泥草。不能經久。臣愚以爲若用木編成大囤。若欄圈。然置之水中。以椿木釘之。中實以石。卻以橫木貫於椿表。牢築土堤。則水可以殺堤。可以固。而河患息。從之。尙書宋禮薦其才。擢爲工部右侍郎。十一月。浚鎮江京口新港。甘露三港。達於江。

十三年三月。罷海運糧。命平江伯陳瑄於湖廣。江西造平底淺船三千艘。以從河運。歲運三百餘萬石。初。漕運北京。舟至淮安。過壩渡淮。以達清河。輸輓甚艱。故老爲瑄言。淮安城西有管家湖。自河至淮河。鴨陳口僅二十里。與清河口相值。宜鑿河引湖水入淮。以通漕舟。瑄從之。乃鑿清江浦。引水由管家湖入鴨陳口。達淮。就管家湖築隄。互十里。以便引舟。置四閘。曰移風。清江。福興。新莊。以時啓閉。浚儀眞瓜州。通潮。鑿呂梁百步二洪。石平水勢。開秦州白塔河。通大江。築高郵湖堤。堤內鑿渠。互四十里。淮濱作常盈倉五十區。貯江南輸稅。徐州。濟甯。臨清。德州皆建倉。使轉輸。議以原坐太倉。歲糧蘇州。并山東兗州。送濟甯倉。河南山東。送臨清倉。各交收。浙江。并直隸。衛分官軍於淮安。運至徐州。京衛官軍於徐州。運至德州。山東。河

南官軍於德州接運至通州名爲支運。年凡四次。河淺膠舟處濱河置舍五百六十八所。舍置淺夫俾導舟。其可行處緣河隄鑿井樹木。以便行人。乃增置淺船三千餘艘。海運遂罷。凡漕渠在齊魯間者。宋禮功爲多。在江淮間者。陳瑄功爲多。

十四年。設淮安之清河。福興。徐州之沽頭。金溝。山東之谷亭。魯橋等閘。各置官。於是漕運始達通州。

宣宗宣德五年三月。陳瑄復言支運法。軍民均勞甚善。但民病舍穡往還。不若益耗兌運便。帝是其議。改爲兌運法。行之既久。耗亦納官。失初意矣。

七年。置呂梁漕渠。石閘。初。陳瑄以呂梁上洪地險水急。漕舟難行。奏令民於舊洪西岸鑿渠。深二尺。闊五丈。有奇。夏秋有水。可以行舟。至是。復欲深鑿。置石閘三。時其啓閉以節水。庶幾往來無虞。事聞。命附近軍衛及山東布政司量發民夫工匠協成之。憲宗成化四年。初。正統閒。漕米入庾。始有銳。至是。帝詰銳米戶部執曝揚之數。取米石一。其銳曝之。得九斗有六升。乃以升爲耗。巡撫江南邢宥修復運河壩閘。先是。正統初。巡撫周忱經理運道。武進。奔牛。呂城設爲壩閘。俾漕舟由京口出江。最稱便利。迨景泰閒。壩閘漸頽。水道淤淺。有議從蔡涇。孟瀆出江者。因迫海洋。漕舟多覆溺。天順閒。巡撫崔恭奏請從周忱故道。增置五閘。至是。成之。

七年。罷瓜淮兌運。并改四倉之支運者。俱令兌各附近水次。其瓜。淮者。於原耗外。益以脚米。四倉故無耗者。準量給耗米。又復歸軍運。尋復定兌運。改兌之額。河漕以南。以四百萬供京師。河淮以北。八百萬供邊境。別貯額外米於臨德。曰預備米。以備漕米之撥補也。先是。宣德閒。定耗例。二米一他物。蓋倣洪武時附

載土物之意。用以資君便民。至成化爲改兌法。則悉從本色。聽軍易用。然多滯不便。

世宗嘉靖七年。通惠河成。糧運從河入。省輕齎銀一十一萬。詔給軍三之一。并令三歲後量減加耗。以寬民。初弘治中。議定折耗銀曰輕齎。凡輕齎之銀。官給之。大抵米以備遠涉。及顯加之耗。銀以備傭餽鋪墊之用。要之正米無缺而止。正外諸羨盡歸旗卒。官無利焉。一時軍卒饒逸。漕運於斯爲盛。亡何漕撫李蕙請齎餘貯庫。聽來年缺者貸償之上。可其奏。著爲令。嘉靖初。河漕總兵楊宏奏輕齎隨軍人緩急有濟。若貯漕庫非法也。大學士費宏言。衛軍終歲勤勞。給京軍幸有羨宜與之。詔皆給軍。軍驩然。久之戶部言輕齎之費倉爲甚。譬雀鼠之嚙。蟻蝨之吮。雖禁不可止也。上曰。禁革下曰扣除。不如其已。請令運官備列倉費。前規聽官給領之。而給軍遂革。至是通惠河成。遂有是命。

八年。疏治清江浦復舊。乃由江入淮之道。

神宗萬曆七年。復築高堰。隆慶中高堰廢。淮水壞民田。至是議復築之。起新莊。至越城。長一萬八百七十餘丈。堰成。淮水復由清口會黃河入海。而黃浦不復衝決。又以通濟閘逼近淮河。舊址坍塌。改建於甘羅城北。仍改濬河口斜向西南。使黃水不得直射。因發拆新莊閘。又改福興閘於壽州。廠適中處所。其清江板閘照舊增修。又議修復五壩。惟信字壩久廢不用。智禮二壩加築。仍舊車盤船隻。仁義二壩與清江閘相鄰。恐有衝浸。移築天妃閘內。復命官修揚州高寶運河。減水閘四座。加高閘石九座。自是寶應諸河堤岸相接。

九年。於淮安府城南運河之旁。自窪灣楊家澗。歷武家墩。開新河一道。長四十五里。曰永濟河。因置三閘。

以避清江浦之險

十一年建清江浦外河石堤長二里礮觜七座又建西橋石堤長九十八丈以禦淮河之衝又議淮由昭靈祠南黃河出口歷羊山內華山梁山接境山開河置閘以避咸港之溜

十二年揚州高寶運道石堤之東傍堤開新河三十餘里以避槐角樓一帶之險曰弘濟河

谷應泰曰堯都冀方九州通貢水陸分道舟車遞興然皆方物筐篚非結秬粟米負重致遠也秦人輸粟入邊十鍾而致一石蓋難之矣漢興海陵之粟號甲天下而分封列侯天子仰食不過中原三輔唐郡縣天下關中運道龍門險峻舟楫罕入歲值霖潦車牛不給天子至率百官就食東京奉天告圍蔓菁採食韓滉粟至脫巾撒呼宋都汴京運道四達路置兌倉號爲轉運此劉晏遺規非豐熙創法也元建都北平張萬戶以鹽盜出沒習知海上險易獻書海運成山直沽無異安瀾明初海運猶致百萬皇文遷鼎屢勤宵旰海漕並進水陸互輸漕制漸增海運遂罷安危之勢易明內外之形易判也夫蜀道千年蠶叢不啓臨海咫尺台宕猶遺自燕迄吳徑四千里踰江涉淮天限之已然而平江築堤考自張吳丹徒王氣鑿由孫氏黃池夫差之故跡邗溝隋帝之遺規假勾吳之霸烈爲聖主之驅除藉荒王之游幸啓千年之利涉至於渡淮而北昭陽獨山滕薛瀕湖洸沂汶泗魯郊多水齊擅清濟燕誇濁漳直沽至海潞水踰燕古今人力輸灌裁通遠近地形蓄瀦本盛蓋東南舟楫利盡人功西北高平險因天設莫不枝延蔓引自成萬里之形璧合珠連已見百川之赴因而按圖求輟度地施工所以因山壘石計日成城依井求泉終朝獲汲者也稽道里之略京口設閘而浙舟入江謂之浙漕高郵築堤而江舟入淮謂之江漕入淮以後謂之

出黃。初鑿呂梁洪。舟河行者五百十餘里。繼開董家口。避河險者二百七十餘里。河行至此。謂之入口。南陽夏村。皆引諸湖。既達濟甯。而湖漕入濟。謂之湖漕。而進此。皆會通河矣。由天井關至臨清。三百八十餘里。而濟漕入衛。謂之出口。而會通河盡矣。衛水順流直抵天津。謂之衛河。衛漕入潞。潞水之流。謂之白河。白漕既入。徑抵通州矣。若夫江淮以南。陳瑄功著。齊魯以北。宋禮功多。潘季馴之鑿開董口。朱衡之廬居夏村。而天井一閘。南北之脊地。如建瓴。從老人白瑛之請。出七十二泉之水。南流達徐。北流達衛。觀其神功。此亦秦皇驅石。鞭跡猶存。大禹鑿山。掌形宛在。漕河之底績。古今之明德也。與。

卷二十五

治水江南

成祖永樂元年夏四月。命戶部尙書夏原吉治水江南。時嘉興。蘇。松諸郡水患頻年。屢敕有司督治。無功。故有是命。六月。命侍郎李文郁往佐尙書夏原吉。相度水田。量免今年租稅。秋八月。遣都察院僉都御史俞士吉。齎水利集。賜夏原吉。使講求疏治之法。原吉上言。江南諸郡。蘇。松最居下流。常嘉湖三郡。土田高多。下少。環以太湖。互綿五百里。納杭湖。宣歙諸山水。注澱山。諸湖入三泖。頃浦港。湮塞。匯流漲溢。傷害苗稼。拯治之法。宜浚吳淞諸浦港。洩其壅淤。以入於海。吳松江袤二百餘里。廣百五十餘丈。西接太湖。東通海。前代屢疏。以當潮汐。沙泥淤積。旋疏旋塞。自吳江長橋。至下界。抵約百二十餘里。雖稍通流。多有淺窄。又自下界浦。抵上海。南倉浦口。可百三十餘里。潮汐壅障。菱蘆叢生。已成平陸。欲卽開浚。工費浩大。

臣相視得嘉定劉家港卽古婁江。徑通大海。常熟白茆港徑入大江。皆廣川浚流。宜疏吳淞江南北兩岸。安平等浦。港引太湖諸水入劉家。白茆二港。使直注海。松江大黃浦乃通吳淞要道。下流壅塞。難卽疏浚。傍有范家濱。至南倉浦口。可徑達海。宜浚令深闊。上接大黃浦。以達泖湖之水。此卽禹貢三江入海之迹。俟旣開通。相度地勢。各置石閘。以時啓閉。每歲水涸時。修圩岸。以禦暴流。疏上行之役。夫凡十餘萬。原吉布衣徒步。日夜經畫。盛暑不張蓋。曰。百姓暴體日中。吾何忍。於是水洩。農田大利。

二年春正月。復命戶部尙書夏原吉往蘇。松疏通舊河。以大理寺少卿袁復副之。六月。以陝西按察司副使宋性爲布政使。右參政從夏原吉。蘇。松治水。九月戊辰。戶部尙書夏原吉治水功成。還朝。

三年夏六月。命戶部尙書夏原吉。僉都御史俞士吉。通政使趙居任。大理寺少卿袁復。賑濟蘇。松。嘉。湖。饑民。上曰。四郡之民。頻年厄於水患。今舊穀已罄。新苗未成。老穉嗷嗷。朕與卿等能獨飽乎。其往督郡縣發倉廩賑之所至。善加撫綏。一切民間利害。有當建革者。速以聞。

宣宗宣德七年九月。蘇州知府況鍾上言。蘇。松。嘉。湖之地。其湖有六。曰太湖。曰傍山。曰陽城。曰昆承。曰沙湖。曰南湖。聯屬廣袤。凡三千里。其水東南出嘉定。吳淞江。東出崑山。劉家港。東北出常熟。白茆港。永樂初。朝廷命尙書夏原吉督理疏濬。水不爲患。年久淤塞。一遇久雨。遂成巨浸。田皆溺焉。乞仍遣大臣督郡縣吏於農隙時發民疏濬。則一方永賴矣。上命周忱與鍾計工力多寡。難易行之。

世宗嘉靖元年。巡撫李克嗣開吳淞江。吳淞自周忱修治後。天順中。命巡撫崔恭濬大盈浦出吳淞。弘治中。設水利僉事伍性。復濬吳淞中股及願會趙屯浦。又命工部侍郎徐貫復治吳淞。自帆歸浦至分莊七

十餘里。至是克嗣用華上嘉崑四縣民力開吳淞江四千餘丈。十餘年無水旱之憂。二十二年巡按呂光詢疏修水利三事。一曰廣疏濬以備瀦泄。蓋三吳澤國西南受太湖陽城諸水形勢尤卑而東北際海岡隴之地視西南特高。昔人於下流疏爲塘浦導諸湖之水由北以入於江由東以入於海。而又畎引江潮流行於岡隴之外。是以瀦泄有法而水旱皆不爲患。今惟二江頗通。一曰黃浦。一曰劉家河。然大河諸水源多勢盛。二江不足以泄之。而岡隴支河又多壅絕。於是高下俱病。治之之法。先其要害者。宜治澱山等處菱蘆之地。導引太湖之水散入陽城昆承三泖等湖。又開吳淞江并太石趙屯等浦泄澱山之水。以達於海。濬白茆港并鮎魚口等處泄昆承之水。以注於江。開七浦鹽鐵等塘泄陽城之水。以達於江。又導田間之水悉入於大浦。使流者皆有所歸。而瀦者皆有所泄。則下流之地治而滂無所憂矣。於是乃濬臧村第港以溉金壇。濬溧港等河以溉武進。濬艾祁通波以溉青浦。濬顧浦吳塘以溉嘉定。濬大瓦等浦以溉崑山之東。濬許浦等塘以溉常熟之北。二曰修圩岸以固橫流。蓋蘇松常鎮最居東南下流。而蘇松又居常鎮下流。秋霖泛漲風濤相薄。則河浦之水逆行田閒衝齧爲患。宋轉運使王純臣常令蘇吳作田塍禦水。民甚便之。而司農丞陝賈亦云。治河以治田爲本。蓋惟田圩漸壞而歲多水災也。三曰復板閘以防淤澱。河浦之水皆自平原流入江海。水緩而潮急。沙隨浪湧。其勢易淤。不數年既沮洳成陸。歲歲修之。卽不勝其費。昔人權其便宜。去江海十餘里。或七八里夾流而爲閘。平時隨潮啓閉。以禦淤沙。歲旱則閉而不啓。以蓄其流。歲澇則啓而不閉。以宣其溢。志稱置閘有三利。蓋謂此也。而宋臣鄭僑亦云。漢唐遺跡。自松江而東。至於海。又導海而北。至於楊子江。又沿江而西。至於江陰界。一河一浦大者

皆有閘。小者皆有堰。臣按郡志與僑頗合。然多湮廢。惟常熟縣福山閘尙存。正德間。巡按御史謝琛議復吳塘等閘而不果。卽今金壇縣議復莊家閘。江陰縣議復桃花閘。嘉定縣議於橫瀝練塘鹽鐵各置閘如舊。

穆宗隆慶四年。巡撫海瑞委松江府同知黃成樂。上海知縣張崑開浚王渡。起至宋家港。共長一萬一千五百七十一丈。闊三十餘丈。今議減半開河。面一十五丈。底闊七丈五尺。深一丈五尺六寸。共用工銀六萬餘兩。是歲大饑。畚鍤雲集。不兩月而河工告成。民得仰食焉。

神宗萬曆十五年。以吳中歲遭水患。奏請特設水利副使一員。駐松江。是歲。命許應達莅任。發帑金十萬。爲修治費。及首濬吳淞。後及支幹。開浚未完。而故道反塞。不一年盡爲平壤。功未竟。

谷應泰曰。天下之賦。半在江南。而天下之水。半歸吳會。蓋江南之田。資水灌沃。特號塗泥。又易霑足。偃鼠飲河。酌多孔取。非如雍州土厚水深。冀州神皋天黨也。考浙西及蘇松諸郡。以杭海宜歛。萬山之水奔騰。涌溢盡入太湖。太湖蓄滯之餘。溢於三江。東流入海。所謂三江。旣入。震澤底定是也。然則三江無可入之道。則震澤無可定之波也。明矣。而乃吳淞。婁江。率皆淤塞。黃浦。白茆。僅見虛名。江海之門。洩瀉旣少。震澤汪洋。承流遂緩矣。加以山水多沙。夏秋暴漲。乘勢飄流。勢緩波平。沙因類聚。瀕湖諸渚。相繼堙蕪矣。夫懸師井陘。僅容單騎。則良將爲之躊躇。入告君門。路隔九關。則忠臣爲之泣血。况於滔天巨浸。洩於一綫之流。倒峽傾江。阻於一坏之土。其魚之歎。能不爲之寒心哉。而或者謂溪不入湖。皆由吳江長橋之築。水清沙滯。勢至壅閼。賴江流剽疾。聚族兼行。今橋梁旣立。水勢紆迴。清浮則去。濁重則沈。此猶賈讓治河。必欲

盡徙民居。放河北流以入渤海。而宣房築渠。更播德棣。分爲八河。以息民患。誠云上策。其事蓋難言之。大抵嘉湖地。據上流。故溪不入湖。則嘉湖代受震澤之水。蘇松勢處下流。故湖不入江。蘇松且代受三江之水。夏原吉躬履勘驗。始稱太湖汎溢。宜浚吳淞。然蘇之吳淞沙泥淤塞。旋疏旋積。松之吳淞葦葦叢生。漸成陸地。請於嘉定開劉家港。常熟開白茆港。而蘇水入海。於松江更開范家瀆。以達大黃浦。而松水亦入海。廣濬分支。共受三江之水。卽所謂三江既入。多爲尾閭。以殺震澤之怒。卽所謂震澤底定。禹貢所書。明易簡盡原吉所治。委曲詳至。江南水勢。大略可睹矣。至宣德七年。況鍾復請修舉夏緒。起民昏墊。夫鍾之去。夏僅三十年。芍陂煩艾。渭渠需莊。而況金城柳大。滄海田成。世紀奄逝。陵谷摧移。又有呂光詢治水三利。海瑞濬築奏功。苟非泥橈山樛。視同推溺。何以稱焉。

卷二十六

太子監國

成祖永樂三年四月。册立世子爲皇太子。先是。洪武二十八年。太祖親册爲燕世子。時秦晉燕周四世子。太祖皆教而試之。一日。使分閱衛士。燕世子還獨後。問之。對曰。寒甚。土方食。太祖喜。使閱章奏。擇可施行者。報命。太祖益愛之。後成祖卽位。議建儲。武臣多請立高煦者。謂其有扈從功。金忠以爲不可。上猶豫未定。遂召解縉預議。縉言立嫡以長。復曰。好聖孫。蓋指宣宗也。上又密以問黃淮。淮亦曰。長嫡承統。萬世正法。復召問尹昌隆。昌隆對與淮同。上意遂決。及文華寶鑑成。上召皇太子諭之曰。修己治人之要具於此。

書堯舜相傳。惟曰允執厥中。帝王之道貴乎知要。汝其勉之。皇太子拜受而退。上顧侍臣解縉等曰。朕皇考訓戒太子。嘗探經傳格言爲書。名曰儲君昭鑑錄。此書稍充廣之。益以皇考聖謨大訓。以爲子孫萬世帝王之法。誠能守此。足爲賢君。昔秦始皇教太子以法律。晉元帝授太子以韓非書。帝王之道廢而不講。所以亂亡。朕此書皆大經大法。卿等兼輔東宮。從容閒暇。亦當以此爲說。庶幾成其德業。他日不失爲守成令主。侍講學士王達侍皇太子進講。乾九四爻。舉儲貳爲說。講畢。皇太子召楊士奇問曰。經旨於此恐無儲貳之說。達不含譏否。士奇對曰。講臣非正道不陳。豈敢含譏。此本宋儒胡瑗之說也。皇太子曰。然則常人得此爻。亦舉此說耶。士奇曰。殿下此問甚善。因舉程子云。凡卦六爻。人人有用。聖賢有聖賢用。衆人有衆人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太子悅。

六年八月詔曰。咸周營洛。肇啓二都。有虞勤民。尤重巡省。朕君臨天下。祇率彝典。統極之初。已陞順天府爲北京。今四海清甯。萬民安業。國家無事。省方以時。將以明年二月巡幸北京。命皇太子監國。朕所經過處。親王止離王城一程迎接。軍民官吏於境內朝見。一切供億皆已有備。不煩於民。諸司無得有所進獻。冬十一月。命丘福。蹇義。金忠。胡廣。黃淮。楊榮。楊士奇。金幼孜等兼輔導皇長孫。諭之曰。朕長孫天章日表。玉質龍姿。孝友英明。寬仁大度。年未一紀。夙夜孜孜。日誦萬言。必領要義。朕嘗試之以事。輒能裁決。斯實宗社之靈。卿等其悉心輔導。

七年春正月。敕皇太子監國。惟文武除拜。四裔朝貢。邊境調發。上請行在。餘常務不必啓聞。仍命吏部尙書兼詹事蹇義。兵部尙書兼詹事金忠。左春坊大學士兼翰林侍讀黃淮。左諭德兼翰林侍講楊士奇輔

導監國。諭義等曰：居守事重。今文臣中留汝四人輔導監國。若唐太宗簡輔監國，必付房元齡等。汝宜識朕此意，敬恭無怠。命學士胡廣侍講楊榮、金幼孜及戶部尙書夏原吉等扈從。賜皇太子聖學心法。上一書示胡廣等曰：朕因政暇，采聖賢之言，若執中建極之類，切於修齊治平者，今已成書。卿等試觀之。廣等覽畢，奏曰：帝王德道之要，備載此書。遂名曰聖學心法。命司禮監刊行。上諭黃淮、楊士奇曰：東宮侍側，朕問講官今日說何書。對曰：論語。君子小人和同章。因問何以君子難進易退，小人則易進難退。對曰：小人逞才而無恥，君子守道而無欲。又問曰：何以小人之勢常勝，對曰：此繫上人之好惡。如明主在上，必君子勝矣。又問明主在上，都不用小人乎。曰：小人果有才，亦不可盡棄。須常謹慎之，不使有過可也。朕甚喜其學問有進。爾等其盡心輔之。二月，帝發京師。三月，帝至北京。都御史虞謙給事中杜欽奉命巡視兩淮。啓潁川軍民缺食，請發廩賑。太子遣人馳諭之曰：軍民困乏，待哺嗷嗷。卿等從容啓請，待報。汲黯何如人也。卽發廩賑之。勿緩。贊善王汝正每於皇太子前論說賦詩之法。皇太子問楊士奇曰：古人爲詩者，其高下優劣何如。對曰：詩以言志明。良喜起之歌，南風解慍之詩，唐虞之君，其志尙矣。後世漢高帝大風歌，唐太宗雪恥百王之作，則所尙者霸力，皆非王道。漢武秋風辭，志氣已衰。如隋煬帝、陳後主所爲，則萬世之鑒戒也。殿下欲娛意文事，則兩漢詔令亦可觀。非獨文辭高古，其間亦可裨益治道。如詩無益之辭，不足爲也。太子視朝之暇，專意文事。因覽眞德秀文章，正宗羨其學識純正。楊士奇曰：德秀所著大學衍義一書，尤有益學者。爲君爲臣，皆不可不知。太子卽召翰林典籍取閱，大喜曰：此爲治之鑒戒，不可無。遂命重刻，以賜諸皇孫及廷臣。

八年冬十月上還南京。

十一年上幸北京。皇太孫從。命尙書蹇義、學士黃淮、諭德楊士奇及洗馬楊溥等輔導太子監國。

十二年三月。帝發北京。親征瓦剌。六月。班師。駐蹕沙河。太子遣兵部尙書金忠等賚表往迎。八月。帝至北京。以太子所遣使迎車駕。緩且書奏失辭。怒曰。此輔導者之咎也。漢王高煦復譖之。遂遣使逮尙書蹇義、學士黃淮、諭德楊士奇、洗馬楊溥、芮善及司經局正字金問等。至中途。有旨宥蹇義回南京。黃淮先至北京。下獄。次日。士奇及金問繼至上。曰。楊士奇姑宥之。朕未嘗識金問。何以得侍東宮。命司法鞠之。尋召士奇至。問東宮事。士奇叩頭稱。太子孝敬誠至。凡所稽違。皆臣等之罪。乃下士奇錦衣衛獄。未幾。特宥復職。時金問詞連溥等。遂相繼下獄。有白事者曰。殿下知讒人乎。太子曰。吾不知。知爲子耳。

十三年秋九月。直隸鹽城縣颶風。海水泛溢。傷民田二百一十五頃。有奇。太子令蠲田租一千一百七十餘石。帝至京師。十二月。歷代名臣奏議書成。先是。上以璽書諭太子。命翰林院儒臣黃淮、楊士奇等採古名臣直言彙錄。以便觀覽。至是。書進。上覽而嘉之。命刊印。以賜皇太子。皇太孫及諸大臣。

十五年春三月。上巡北京。命吏部尙書兼詹事蹇義、翰林學士兼諭德楊士奇侍讀兼贊善梁潛輔太子監國。七月。賜皇太子務本之訓。

十六年春三月。太子手書賜贊善徐善述。言覽卿爲予改詩甚善。但今卿年邁。恐輔余爲勞。似卿朴直。苦口者百無一二。而諛順顏者比比有之。卿無憚勞。弼成余業。惟望藥石之言。日甚一日。毋生犯鱗觸諱之慮。余今欲學作表。卿可一如詩題立例。具詩題與表題。閒日封進。以廣琢磨。春煖。順時將息。以慰余懷。書

函曰。皇太子。賈書贊善。好古先主。好古者。善述字也。太子視朝之暇。手不釋卷。被服寬博。大類儒者云。夏五月。上殺贊善梁潛。司諫周冕。時太子監國。上不時有疾。兩京距隔數千里。小人陰附漢府者。讒搆百端。侍從監國之臣。朝夕惴惴。人不自保。會有陳千戶者。擅取民財。事覺。太子令譎交趾立功。數日。復念其軍功。宥之。有譖於上曰。上所譎罪人。太子曲宥之矣。遂逮陳千戶殺之。以潛冕不諫止。并逮下獄。皆死。六月。上遣禮部左侍郎胡濙。巡江浙諸郡。陛辭。上諭曰。人言東宮多失當。至京師。可多留數日。試觀何如。密奏來。奏字須大。晚至。卽欲觀也。濙至京師。日隨朝。凡見東宮所行之善。退卽記之。勳臣某者。語不謹。侍衛搥之。仍當陛口奏。有旨不問。既退。亟宣侍衛者賞鈔若干錠。於是羣臣皆言不顯責大臣。而旌禁衛。所以寬其罪。而愧其心。見殿下之仁明也。居稍久。楊士奇曰。公命使也。宜亟行。濙權辭謝曰。方治冬衣。未完。爾至安慶。始書奏。以所見皆誠敬。孝謹七事。密疏以聞。上覽之大悅。自是不復疑皇太子。十八年秋九月己巳。北京宮殿垂成。欽天監言明年正月朔吉。宜御新殿。命戶部尙書夏原吉。召太子。太孫於京師。期十二月終至北京。太子赴北京。過滁州。登瑯琊山。指示楊士奇曰。此醉翁亭故趾也。因嘆歐陽脩立朝正言不易得。今人知其文。鮮知其忠。蓋太子爲文章。尤善脩。每曰。三代以下文人。獨脩有雍容和平氣象。尤愛其奏議。切直。嘗命刊脩文。以賜羣臣。且諭之曰。脩之賢。非止於文。卿等當考其所以事君者。而勉之。十一月。太子過鳳陽。謁祭皇陵畢。周步陵傍。顧張本楊士奇曰。國家帝業所自也。徘徊久之。耆老進謁。有知太祖時事者。從容與語。賜勞優厚。先是原吉自南京先馳奏。上復命迎之。且曰。東宮緩行。至是原吉迎見太子於鳳陽。道上旨。太子以不敢緩諭之。且手書付原吉與士奇。詢訪沿途軍民利病。政事。

得失備顧問。太子過鄒縣，見男女持筐路拾草實者，駐馬問所用。民跪對曰：歲荒以爲食。太子惻然，稍前下馬入民舍，視民皆衣百結，竈釜傾仆。歎曰：民隱不上聞至此乎！顧中官賜之鈔，而召鄉老問其疾苦，輒所食賜之。時山東布政石執中來迎，責之曰：爲民牧而民窮如此，亦動念乎？執中言：凡被災之處皆已奏乞停止。今年秋稅，皇太子曰：民餓且死，尙及徵稅耶？汝宜速發官粟賑之，事不可緩。執中請人給三斗，曰：且與六斗。汝毋懼，擅發倉廩。吾見上當自奏也。十二月，太子及太孫將至北京，原吉先入奏，上問原吉東宮來何速。對曰：陛下慈注之深，東宮孝思之切，上喜，賜鈔二百錠，命諸臣先期分官出侯於良鄉。太子至北京，奏前過山東境內，遇民飢，卽令布政司發粟賑之。上曰：昔范仲淹子猶舉麥舟濟父之故，況百姓吾之赤子乎？

十九年，禮部尙書呂震語太子曰：殿下前在南京，數遣中使進案牘，每有事以殿下過失聞，上指其妄言。今宜疏此人。太子曰：過失吾豈能無？今至尊旣不信之，我又與人較耶？

二十年春三月，上北征，秋九月，還京師。

二十一年夏五月，常山中護衛總旗王瑜上變言：常山中護衛指揮孟賢糾合羽林衛指揮彭旭等舉兵，將推趙王高燧爲主，而謀不利於上及皇太子。上命急捕賊，旣悉得，遂召太子趙王及文武大臣皆至上。御右順門，親鞫之。先是，上以疾多不視朝，中外事悉啓太子處分。太子往往裁抑宦侍，宦官黃儼、江保尤見疏斥，儼等日讒之於上，且素厚高燧，常陰爲之地，因僞造毀譽之言，傳播於外，謂上注意高燧，以給外廷。由是賢等遂起邪心，欽天監官王射成與賢密言於賢曰：觀天象當有易主之變，賢等邪謀益急，與其

弟孟三常山左護衛老軍馬恕田子和興州後屯衛老軍高正通州右衛鎮撫陳凱等日夜潛謀連結貴近圖就宮中進毒藥於上候上晏駕即以兵劫內庫兵仗符寶分兵執府部大臣豫令高正僞撰遺詔付中官楊慶養子至期從禁中議以御寶領出廢皇太子而立趙王高燧爲帝布置已定正密告其甥瑜瑜曰此舅氏滅族之計力止不從瑜遂入告上覽僞遺詔震怒立捕楊慶養子誅之顧高燧曰爾爲之耶高燧惴慄不能言太子爲之營解曰高燧必不與謀此下人所爲耳上命文武大臣及三法司鞠治羣臣奏賢等所犯大逆且有顯實當並寘極典上曰且先籍其家王射成以天象誘人速誅之賢等更加窮鞠毋令遽死遂下錦衣衛嚴治尋逮其黨悉誅之八月帝發京師北征十一月還京

二十二年春三月上議北征夏四月詔太子監國駕發京師秋七月庚寅上崩於榆木川大學士楊榮少監海壽奉遺命馳訃太子太子慟絕強拜受即遣太孫出居庸赴開平迎梓宮瀕行太孫啓曰出外有封章白事非印識無以防僞太子曰言良是但行急新製不及士奇曰殿下未踐祚有事自應行常用之寶其東宮小圖書可假之行此出一時之權歸即納上太子即取付太孫曰有啓事以此封識不久當歸汝汝可留之既行太子顧士奇曰昔大行臨御儲位久未定浮議喧騰今即以付之浮議何從與壬子太孫奉大行柩至郊太子及親王以下文武羣臣皆衰服哭迎至大內奉安於仁智殿加斂奉納梓宮八月十五日丁巳皇太子即位赦天下以明年爲洪熙元年

谷應泰曰古之教太子者慎選師傅訓之德義過龍樓而問寢入虎闈而齒胄蓋若是其惑也及乎六師撻伐有事行閒則從曰撫軍守曰監國非特重器所寄亦以周知艱大練察治忽爲嗣王之要務耳方仁

宗之未正青宮也。睿質仁明。天姿愷惻。然而如意類上。申生無寵。非黃淮進賈詡之謀。解縉效鄴侯之議。則烏鳥向背。羽翼無成。金玦偏裝。憂方大矣。幸而皇祖親冊。嫡長分定。乘危履險。克正重輪。重耳之艱阻。備嘗。楚王之朝嬰夕側。非特生於深宮之中。長於阿保之手者也。又若儲君昭鑒。傳自高皇。聖學心法。頒於成祖。比之始皇之教以法律。元帝之授以韓非。貽謀度越。仰何偉歟。而況金忠蹇夏。輔導於前。黃淮楊士奇。糾繩於後。則商山茹芝之佐也。學識特崇真氏。文章獨許歐公。則家丞秋實之采也。賑潁川之饑。而先發後聞。恤鄒縣之荒。而賜鈔輟食。則齟風農事之規也。又考成祖巡幸順天。親征漠北。駕凡五出。年垂二紀。中間大官大邑。雖復啓聞。而庶政庶獄。成就諮決。名爲儲位。實則長君。名爲監國。實則御宇。故人以仁宗之歷祚短。而予以仁宗之沛澤長也。若夫宮闈煽禍。國本瀕傾。管蔡流言。備極譏搆。一時並集。何以爲懷。又且迎駕緩期。而逮捕官屬。則高煦贊之。僞撰遺詔。而陰行廢立。則高燧主之。蓋以突陣者自命。黃須樹功者侈談天策。而又加之敬禮之密。推曹植輔國之交。鬪兩宮。夫是以勢同孤孽。危如累卵。救過而不暇也。自非胡濙密書七事。王瑜上變一言。則豫教之淑質。壅於上聞。含沙之哆口。交亂四國。非蒙戾園之誅。必賜扶蘇之詔。而仁宗一載之邳理。又烏能睹其盛耶。嗟乎。安慶復而後良鄉侯。孟賢敗而後榆川崩。天祚人國。以有此也。

卷二十七

高煦之叛釋趙王高燧附

成祖永樂二年立郡王高煦爲漢王仁宗同母弟也初文皇起兵時世子居守高煦狙詐多智以材武自負善騎射從征白溝東昌有功江上之戰文皇兵卻高煦適引騎兵至文皇撫其背曰吾病矣汝努力世子多疾已而議建儲藩府舊臣淇國公丘福駙馬王甯皆善高煦時時稱二殿下文皇曰居守功高於扈從儲貳分定於嫡長且元子仁賢又太祖所立真社稷主汝等勿復言至是立世子東宮封高煦漢王國雲南高燧趙王國彰德高煦怏怏不肯去曰我何罪斥我萬里文皇不悅太子力解得暫留京師又請得天策衛爲護衛曰唐太宗天策上將吾得之豈偶然又請益兩護衛曰我英武豈不類秦王世民乎又嘗作詩有申生徒守死王祥枉受凍之語上嘗命太子及漢王高煦趙王高燧皇太孫同謁孝陵太子體肥重且足疾兩中使掖之行恆失足高煦從後言曰前人失跌後人知警皇太孫應聲曰更有後人知警也高煦回顧色變太孫卽宣宗也東宮性仁厚篤好經史有人君之度高煦不肯竟學然英武頗類上長七尺餘輕趨兩腋若龍鱗者數片上每北征令從左右上嘗與諸大臣微語及儲宮事大臣亦多謂東宮守成令主上意頗釋一日上及后御便殿東宮妃張氏親執庖爨上御膳恭謹上大喜曰斯婦賢他日吾家事多賴也自此無易儲意然高煦時媒孽東宮事以聞常譖解縉泄上易儲語縉坐貶交趾又譖之逮繫死獄中

十二年三月上北征還東宮遣使迎上遲高煦日夜謀奪嫡復造飛語動搖監國并中傷黃淮等於是坐淮等奉表不敬逮下獄

十三年三月改趙王高燧封國於彰德漢王高煦於青州時高煦奏願常侍左右不欲之國復賜敕曰旣

受藩封。豈可常在侍下。前封雲南。憚遠不行。與爾青州。今又託故。如果誠心留侍。去年在此。何以故欲南還。是時朕欲留爾長子。亦不可得。留侍之言。殆非實意。青州之命。更不可辭。

十四年九月。漢王高煦。選各衛壯健藝能軍士。隨侍。敕都督僉事歐陽青。悉還原伍。不許稽留。

十五年三月。漢王高煦有罪。居之山東樂安州。高煦所爲不法。上以其長史程棕。紀善。周巽等。不能匡正。皆斥交趾爲吏。高煦猶不悛。府中有私募軍士三千餘人。不隸籍兵部。縱衛士於京城內外劫掠。支解無罪人。投之江。殺兵馬。指揮徐野驢。及僧用乘輿器物。上頗聞之。還南京。以問憲義。義不敢對。固辭不知。又問楊士奇。對曰。漢王始封國雲南。不肯行。復改青州。又堅不行。今知朝廷將徙都北京。惟欲留守南京。此其心。路人知之。惟陛下早善處置。使有定所。用全父子之恩。以貽永世之利。上默然。後數日。上復得高煦私造兵器。陰養死士。招納亡命。及漆皮爲船。教習水戰等事。上大怒。召至面詰之。褫其衣冠。繫之西華門內。皇太子力爲營救。乃免。上厲聲曰。吾爲爾計大事。不得不割汝。欲養虎自貽患耶。今削兩護衛。處之山東樂安州。去北京甚邇。卽聞變。朝發夕就擒矣。比至樂安。怨望異謀。益熾。太子數以書戒之。竟不悛。

二十二年。成祖崩。仁宗卽位。八月己丑。召漢王高煦赴京。九月甲申。漢王高煦至京。

仁宗洪熙元年夏四月。遣漢王高煦子瞻圻於鳳陽守陵。當文皇北征晏駕時。高煦子瞻圻在北京。凡朝廷事。潛遣人馳報。一晝夜六七行。高煦日亦遣數十人入京師。潛伺幸有變。上固知之。顧益厚遇。倍加歲祿。賜贖苗計。先是瞻圻憾父殺其母。屢發父過惡。文皇曰。爾父子何忍也。至是高煦悉上瞻圻前後覘報中朝事。又曰。廷議旦夕發兵取樂安。上召瞻圻示之曰。汝處父子兄弟閒。讒搆至此乎。穉子不足誅。遣守

鳳陽皇陵。五月辛巳。仁宗崩。六月。太子自南京奔喪。高煦謀伏兵邀於路。倉卒不果。庚戌。太子卽位。改明年宣德元年。七月。高煦陳奏利國安民四事。上顧侍臣曰。永樂中。皇祖常諭皇考及朕。謂此叔有異心。宜備之。然皇考待之極厚。如今日所言。果出於誠。則是舊心已革。不可不順從也。命有司施行。仍復書謝之。

宣宗宣德元年春正月。漢王高煦遣人獻元宵燭。有言於上曰。漢府所遣來者。多是窺瞰朝廷之事。特以進獻爲名。上曰。吾惟推誠以待之耳。復書報謝。秋八月。北京地震。漢王高煦反。初。高煦旣之國。樂安反。謀未嘗一日忘。及仁宗崩。帝卽位。賜高煦視他府特厚。高煦日有請。及言朝政。上曲徇其意。索駝。與之四十索馬。與之百二十索袍服。又與之高煦益自肆。八月壬戌。朔。遂反。遣枚青潛來京。約英國公張輔。內應。輔暮夜繫青。聞於朝。又約山東都指揮榮新等反。濟南爲應。又散弓兵。旗令真定諸衛所。盡旁奪郡縣。畜馬立五軍都督府。指揮王斌領前軍。韋達左軍。千戶盛堅右軍。知州朱煊後軍。諸子瞻奎。瞻域。瞻埜。瞻擇。各監一軍。高煦率中軍。世子瞻坦居守。指揮韋賢。韋興。千戶王玉。李智領四哨。部署已定。僞授王斌。朱煊等大帥都督等官。御史李濬。樂安人。棄其家。變姓名。閒道詣京。上變。言高煦刻日取濟南。然後率兵犯闕。陞濬行在左僉都御史。遣中官侯太。賜書高煦。言昨枚青來言。叔督過朝廷。予誠不信。皇考至親。唯二叔。予所賴。亦唯二叔。小人離閒。不得不敷露中懇。且傳播驚疑。或有乘閒竊發者。不得不略爲之備。唯叔鑒之。太至樂安。高煦陳兵見太。傲倨不拜。敕南面坐。跪太。大言曰。我何負朝廷哉。靖難之戰。非我死力。燕之爲燕。未可知也。太宗信讒。削我護衛。徙我樂安。仁宗徒以金帛餌我。今又輒云祖宗故事。我豈能鬱鬱無

動作汝循營視漢士馬豈不可泐洋天下耶。速報上縛奸臣來。徐議吾所欲。太懼。唯唯歸。上問高煦何言。太對無所言。上曰。太二心。已而錦衣官從太往者具陳所見。上大怒。太曰。事定必治汝。是月丁卯。高煦遣百戶陳剛進疏言。仁宗違洪武永樂舊制。與文臣誥敕封贈。今上修理南巡。席殿等事。爲朝廷罪過。又斥二三大臣。夏原吉等爲奸佞。並索誅之。又書與公侯大臣。驕言巧詆。污穢乘輿。上歎曰。高煦果反。議遣陽武侯將兵討高煦。大學士楊榮力言不可。曰。皇上獨不見李景隆事乎。上默然。顧原吉。原吉曰。往事可鑒。不可失也。臣見煦命將而色變。退語臣等而泣。知其無能爲也。且兵貴神速。宜卷甲韜戈以往。一鼓而平之。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也。若命將出師。恐不濟。楊榮言是上意。遂決立召張輔諭親征。輔對曰。高煦驚而寡謀。外憊中怙。今所擁非有能戰者。願假臣兵二萬擒逆賊獻闕下。上曰。卿誠足辦賊。顧朕新卽位。小人或懷二心。行決矣。令大索樂安奸謀。乙丑。敕遣指揮黃謙同總兵平江伯陳瑄防守淮安。勿令賊南走。令指揮芮助守居庸關。令法司盡弛軍旗刑徒從征。戊辰。命定國公徐永昌。彭城伯張昶守皇城。安鄉侯張安。廣甯伯劉瑞。忻城伯張榮。建平伯高遠守京師。己巳。命豐城伯李賢。侍郎郭瑾。郭敬。李昶督軍餉。鄭王瞻埈。襄王瞻墿留守北京。廣平侯袁容。武安侯鄭京。都督張昇。山雲。尙書黃淮。黃福。李友直協守少師蹇義。少傅楊士奇。少保夏原吉。太子少傅楊榮。太子少保吳中。尙書胡濙。張本。通政使顧佐。扈行。陽武侯薛祿。清平伯吳成爲先鋒。辛未。以高煦之罪告天地宗廟社稷。山川百神。遂親征。發京師。率大營五軍將士以行。東南天鳴聲如萬鼓。癸酉。駕過楊村。馬上顧問從臣曰。試度高煦計安出。或對曰。樂安城小。彼必先取濟南爲巢窟。或對曰。彼曩不肯離南京。今必引兵南去。上曰。不然。濟南雖近。未易攻。聞大軍至。亦不

暇攻護軍家在樂安不肯棄此走南京高煦外多誇詐內實怯懦臨事狐疑展轉不斷今敢反者輕朕年少新立衆心未附又謂朕不能親征卽遣將來得以甘言厚利誘餌幸成事今聞朕行已膽落敢出戰乎至卽擒矣戊寅獲樂安歸正人益知賊中虛實言賊初約靳榮取濟南山東布按二司官覺之防榮不得發又謂大軍至不敢出朱煊力言宜引精兵取南京得南京大事成矣衆不從曰南人謀家耳柰我輩何又曰高煦初聞陽武侯等將兵攘臂喜曰此易與耳聞親征始懼於是授歸正人官厚賞給榜令還樂安諭衆上仍書諭高煦曰人言王反朕初不信及得王奏知王志在禍生靈危宗社朕與師問罪不得已也王太宗皇帝之子仁宗皇帝之弟朕嗣位以來事以叔父禮不少虧何爲而反耶朕惟張敖失國本之貫高淮南受誅成於伍彼自古小人藩國率因之以身圖富貴而陷其主於不義及事不成則反噬主以圖苟安若此者多矣今六師壓境王能悔禍卽擒獻倡謀者朕與王削除前過恩禮如初善之善者也王如執迷或出兵拒敵或嬰城固守圖僥倖於萬一當率大軍乘之一戰成擒矣又或麾下以王爲奇貨執以來獻王以何面目見朕雖欲保全不可得也王之轉禍爲福一反掌閒耳其審圖之上英暢神武詞旨明壯六軍氣盛龍旗鉦鼓千里不絕庚辰薛祿馳奏前鋒至樂安約明日出戰上令大軍蓐食兼行文臣請慎重武臣曰林莽閒或設伏百里趨利不可上曰兵貴神速我抵城下營彼阱中虎爪牙安施大軍至烏合之衆方洶洶何暇設伏遂行夜分至陽信時慶雲陽信吏人皆入樂安城無來朝者辛巳駐蹕樂安城北城中黑氣黯黯大軍壁其四門賊乘城舉礮大軍發神機銃箭聲震如雷城中人股慄諸將請卽攻城上不許敕諭高煦不報已復遣敕諭之曰前敕諭爾備矣朕言不再爾其審圖之又以敕繫矢射城中

諭黨逆者以禍福。於是城中人多欲執獻高煦者。高煦狼狽失據。密遣人詣御幄陳奏。願寬假今夕。與妻子別。明日出歸罪。上許之。是夜高煦盡取積歲所造兵器。與凡謀議交通文書。盡燬之。城中通夕火光燭天。壬午。移蹕樂安城南。高煦將出。王斌等固止之。曰。甯一戰以死。就擒辱矣。高煦曰。城小。給斌等復入宮。遂潛從閒道。衣白席藁。出見上。頓首自陳。羣臣列奏其罪。請正典刑。上曰。彼固不義。祖訓待親藩。自有成法。羣臣復言。春秋大義。滅親。上卻之。以羣臣劾章示煦。煦頓首言。臣罪萬死萬死。生殺惟陛下命。上令煦爲書。召諸子同歸京師。罪止倡謀數人。赦城中脅從者。遂執王斌等。下行錦衣獄。癸未。令祿本鎮撫樂安。改樂安爲武定。乙酉。班師。命中官頸繫高煦父子。赴北京。錦衣衛械繫王斌。朱熿。盛堅。典仗侯海。長史錢巽。教授錢常。百戶井授等以歸。庚寅。駐蹕獻縣之單橋。戶部尙書陳山迎駕。山見上。言宜乘勝移向彰德。襲執趙王。則朝廷永安矣。上召楊榮以山言諭之。榮對曰。山言國之大計。遂召蹇義。夏原吉諭之。兩人不敢異議。榮言請先遣敕趙王。詰其與高煦連謀之罪。而六師奄至。可擒也。從之。榮遂傳旨令楊士奇草草詔。士奇曰。事須有實。天地鬼神豈可欺哉。且敕旨以何爲辭。榮厲聲曰。此國家大事。庸可沮乎。令錦衣衛責所係漢府人。狀云與趙連謀。卽事之因。何患無辭。士奇曰。錦衣衛責狀何以服人心。士奇因往見蹇義。夏原吉。義曰。上意已定。衆意已定。公何能中阻。原吉曰。萬一上從公言。今不行。趙後有變。如永樂中孟指揮之舉。誰任其咎。士奇曰。今時勢與永樂中異。永樂中趙擁三護衛。今已去其二。且昔孟指揮所爲。王實不預聞。不然。趙王豈至今日乎。義曰。卽如公言。今若何。士奇曰。爲今之計。朝廷重尊屬。厚待之。有疑則嚴防之。亦必無虞。而於國體亦正矣。義原吉曰。公言固當。然上特信楊榮言。不係吾二人可否也。士奇退。

與榮曰。太宗皇帝惟三子。今上親叔二人。一人有罪者不可恕。其無罪者當厚之。庶幾仰慰皇祖在天之靈。榮不肯。時楊溥亦與士奇意合。溥曰。吾二人請入見上。兵必不可移。榮聞溥言。卽趨入見溥。士奇亦踵其後。而門者止二人不得入。已有旨召蹇夏義。以士奇言白上。上不懌。然亦不復言移兵矣。車駕遂還京。九月。帝還京師。御奉天門。高煦父子家屬皆至京師。命工部築館室於西安門內。處高煦夫婦男女。其飲食衣服之奉。悉仍舊無改。上出御製東征記以示羣臣。凡高煦之罪及朝廷不得已用兵之故。皆詳書之。逆黨王斌朱煊等伏誅。同謀伏誅者六百四十餘人。其故縱與藏匿坐死戍邊者一千五百餘人。實口外者七百二十七人。獨長史李默免。上至京。始思楊士奇言不復及彰德事。然言者猶喋喋請盡削趙護衛。且請拘趙王京師。上皆不聽。乃召士奇諭曰。言者論趙王益多。如何對曰。今日宗室惟趙王最親。當思保全之。毋惑羣言。上曰。吾亦思之。皇考於趙王最友愛。且吾今惟一叔。奈何不愛。然當思所以保全之道。乃封羣臣言章。遣駙馬都尉廣平侯袁容。左都御史劉觀齋以示之。使自處。士奇曰。更得璽書親諭之。尤善。上從之。容等至。趙王大喜曰。吾生矣。卽獻護衛。且上表謝恩。而言者始息。漢庶人高煦鎖繫之內。道遙城一日。帝往。熟視久之。庶人出不意。伸一足勾上。賠地上。大怒。亟命力士舁銅缸覆之。缸重三百斤。庶人有力。項負缸起。積炭缸上如山。然炭逾時火熾。銅鎔。庶人死。諸子皆死。

谷應泰曰。高煦爲文皇第二子。強力善騎射。燕藩兵起。摧鋒陷敵。從征有功。而仁宗之在青宮也。性仁柔。體肥足奕。高煦輕之。以爲可取而代也。於是潛謀奪長。飛語傾危。私造兵器。陰養死士。中傷東宮。官屬自比天策上將。而駙馬王甯。淇國公丘福。亦復宮府交通。陰圖翼戴。自非居守功高。嫡長分定。又且張妃執

曇陰教克修。則成師名子。如意類吾文皇之意。亦未保其克終也。然而煦者。不過桀驚不臣。非有深圖遠算。特以成祖喜其猛鷲。昭帝曲加友愛。於時父兄見驕。恃愛肆奸。封雲南則恚怒不去。封青州則託故不行。支解無罪。僭用乘輿。逆節所萌。有自來矣。然而煦之謀。非有湘東刻檀之狡也。煦之才。非有曹植自試之敏也。地不過樂安。煦非有吳楚七國之強也。人不過王斌。朱煊。煦非有貫高伍被之佐也。乃以宣宗初御。輕其年少。陳兵踞坐。聲罪朝廷。所幸神機內斷。親督六師。煦不先爭濟南。轉躡河北。而困守孤城。束身就縛。豈非外多誇詐。內實怯懦。宣宗科敵真神算也。至若陳山迎駕。請襲趙藩。楊榮希旨。贊決大計。賴士奇一言。克保親親。獻還護衛耳。昔袁盎勸卹淮南。田叔燒梁獄辭。卽令罪狀果明。猶當曲全恩紀。而況齊王後悔。背約城守。馬攸德望。舉朝共知。又安可借金吾片紙。使有殺叔父名乎。其後逍遙城中。煦嬰鎖繫。檻猿未嘗不牢。縛虎未嘗不急。而忽伸一足。勾上踏地。以致銅缸然炭。身首爲灰。彼豈真有闞戛吳戴。筑擊秦庭之智哉。要不過桀驚不臣。適以殺其軀耳。雖然。高煦之後。眞緡宸濠。反者踵起。豈前車之鑒不足。懾以天誅。抑靖難之風。若或貽以家法。蓋觀於漢庶人之變。而歎蠓蠃之類我也。

卷二十八

仁宣致治

成祖永樂二十二年秋七月。上北征。崩於榆木川。衆倉卒莫知所措。大學士楊榮曰。六師去京尙遠。不宜發喪。所至宜上食如常儀。時有議欲借他事。費璽書馳訃者。榮曰。大行皇帝在稱敕。今稱敕。是詐也。罪孰

當之。乃作啓先馳報皇太子。遣皇太孫往迎梓宮。時京兵皆隨征。城中空虛。浮議籍藉。慮趙王兵爲變。皇太孫辭行。啓曰。出外有封章白事。非印識無以防僞。皇太子然之。急未有所與。以問大學士楊士奇。士奇言。上所用東宮圖書。今暫假之。歸卽進納。太子悟。乃曰。卿言誠是。若大行臨御。儲位久未定。吾今卽以付之。浮議何由興。八月。皇太子卽皇帝位。大赦天下。楊士奇草詔如下西洋寶船。雲南取寶石。交趾採金珠。撒馬兒等處取馬。并採辦燒鑄。進供諸務。悉皆停罷。出戶部尙書夏原吉。刑部尙書吳中。侍郎楊勉。右春坊大學士黃淮。洗馬楊溥。正字金問於獄。復其官。以大學士楊榮爲太常寺卿。金幼孜爲戶部侍郎。仍兼前職。左春坊大學士楊士奇爲禮部右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黃淮爲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學士。榮。幼孜。士奇。淮。俱掌內制。備顧問。不預所陞職務。洗馬楊溥爲翰林院學士。正字金問爲翰林院修撰。初。上嘗諭士奇曰。自今朝廷事。仗憲義與汝。士奇對曰。漢文卽位。首進宋昌。史以爲貶。臣兩人侍陛下日久。雖聖恩不遺。不應先及臣等。上益重之。命減惜薪司賦棗之半。初。楊士奇入謝新命。畢。聞惜薪司奏準歲例賦北京山東棗八十萬斤爲宮禁香炭之用。將復入奏。時憲義夏原吉奏事未退。上見士奇。顧義等曰。新華蓋學士來奏事。必有理。試共聽之。士奇因言。詔下才兩日。今聞惜薪司傳旨賦棗八十萬斤。得無過多。雖係歲例。然詔書所減除者。皆歲例也。上喜曰。吾固知學士言有理。吾數日來宮中叢脞。此是急遽中答之。不暇致審。卽命減其半。復語義等曰。卿三人朕所倚。宜盡言。匡朕不逮。命吏部汰冗官。九月。上念山林川澤皆與民共命。自居庸以東。與天壽山相接。禁樵採。餘俱弛禁。河南黃河溢。令右都御史王彭往撫軍民。免今年糧稅。工部奏修軍器。請徵布漆於民。命給鈔市之。上曰。古者土賦隨地所產。不

強其所無。比年如丹漆石青之類。所司不究物產。槩下郡縣徵之。小民鳩斂金幣。轉易輸納。而吏胥因以爲奸。其一切禁止。禮部尙書呂震請卽吉。不從。時上喪服已踰二十七日。震請如太祖做漢制。易吉服。上未答。震退。徧語羣臣。令釋服。楊士奇謂震曰。洪武中有遺詔。今未可援以爲例。且仁孝皇后崩。太宗衰服後。仍服素衣冠。經帶月數日。今可遽卽吉乎。明且君臣宜素衣冠。黑角帶。遂以上聞。上亦未答。已而視朝。上素冠麻衣。麻經。文臣惟學士。武臣惟英國公。如上所服。上歎曰。張輔知禮。六卿乃反不及。士奇所執是也。以靈壁縣丞田誠爲州判官。仍佐靈壁縣事。誠居官廉能。撫字九年。考滿。父老詣闕留之。遂有是命。長沙府民自宮求爲內侍。上以其游惰不孝。發爲卒戍邊。以太常寺卿周訥爲交趾升華府知府。訥永樂中爲祠祭司郎中。請封禪。太宗不聽。後以方賓薦入太常。上曰。諛佞之人。宜置遠徼。不可以玷朝行。遂有是命。治水左通政樂福奏蘇松常杭嘉湖六府水災。請俟來歲并徵。命以鈔布代輸。直隸廣宗縣水溢。命賑給之。諭兵部尙書李慶以太僕寺馬分給諸衛所。及沿邊戍卒牧養。上念民力恐廢。耕桑也。賜蹇義楊士奇楊榮金幼孜繩愆糾謬圖書。冬十月。革戶部及南京戶部行用庫。初建行用庫。專市民閒金銀。至是罷革之。賜衍聖公孔彥縉宅。初彥縉來朝。館於民間。上聞之。顧近臣曰。四裔來朝之使。至京皆有公館。先聖子孫乃寓民家。何以稱崇儒重道之意。命工部賜宅。山東登萊諸郡水災。蠲逋租。蘇州徐州水災。免今年稅。浙江於潛樂清民饑。命發倉賑之。大理寺卿虞謙上言七事曰。慎用人。用得其人。則治道興。非其人。則治道墮。曰興學校。教育之道。本於師範。不在於備而在得人。曰端風憲。都察院綱紀之職。今俾專治獄。非設官本意。曰廣儲蓄。國用空乏。宜預爲備。曰惜民力。畿南之兵困於牧養。宜

分給無馬郡縣。曰通貨財。鈔法不行。由於出多而入少。但多方收之而不輕出。則自能流通。曰治奸宄。畿民多盜賊。宜編里甲。相覺察。犯者坐命。議行之。大理寺奏決囚。命同大學士審錄。召楊士奇等諭以欽恤至意。命翰林院嚴考歲貢生。上諭楊士奇曰。百姓不蒙福者。由守令匪人。守令匪人。由學校失教。自今宜嚴試之。五經四書義。不在文辭之工拙。但取其明理者。或人材難得。卽數百人中得一人。亦可蓋取之嚴。則不學者不敢萌僥倖之望。十一月。宥建文諸臣家屬。上嘗語廷臣曰。方孝孺輩皆忠臣。遂及寬典。改大理寺卿楊時習交趾按察司。復虞謙爲大理卿。先是。謙奏事。侍臣有言其當密請。不宜於朝中敷奏。沾名者。又言其屬官楊時習導之密陳。而謙不納。上乃降謙擢時習爲卿。至是。楊士奇從容言之。且曰。謙歷三朝。得大臣體。今犯過極小。上曰。吾亦悔之。顧時習其人若何。對曰。雖起於吏。然明習法律。公正廉潔。上喜曰。吾有以處之。遂有是命。召太監馬騏還京。騏還未幾。矯旨下內閣。書敕復往交趾。辦金珠。內閣復請。上正色曰。朕安得有此言。騏在交趾。荼毒軍民。卿等獨不聞乎。自騏召還。交人如解倒懸。豈可再遣。然亦不誅騏也。遣監察御史分巡天下。考察官吏。進戶部尙書郭資。太子太師。命致仕。蹇義夏原吉言其偏執妨事。且多病。上問楊士奇。對曰。資強毅能守廉。人不得干以私。但性偏執。甚至沮格恩澤。不得下究。上問其故。對曰。詔書數下。蠲免災傷租稅。不聽開除。必令有司依額徵納。此其過之大者。遂有是命。賜戶部尙書夏原吉繩愆糾謬圖書。上諭夏原吉曰。古者寓兵於農。民無轉輸之勞。而兵食足。後世莫善於漢之屯田。先帝立屯種法。甚善。但所司數以征徭擾之。自今天下衛所屯田軍士。毋擅役妨其農務。違者治之。命都察院捕治湖廣副使舒仲成。以楊士奇言罷之。上監國時。仲成爲御史。常奉旨。

理木植歲課之弊。忤旨。至是因吏部奏。仲成他事。命捕治之。士奇上疏曰。向來小臣得罪者衆。陛下卽位以來。皆已宥之。今復追理前事。則詔書不信。漢景帝爲太子時。召衛綰。稱疾不赴。卽位。進用綰。前史美之。上覽。疏喜。卽有旨。罷仲成。而降璽書。褒士奇。賜鈔幣。面諭之曰。卿盡心如此。朕復何憂。上嘉羣臣能言。謂楊士奇曰。朕嘗處事有過。退朝思之。方自悔。而廷臣已有言者。甚愜朕意。士奇對曰。宋臣富弼有言。願不以同異爲喜怒。不以喜怒爲用舍。上曰。然。書云。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羣臣。所言有拂意者。朕退必自思。或朕實有失。亦未嘗不悔。士奇曰。成湯改過不吝。所以爲聖人。上曰。朕有不善。患未知耳。知之。不難於改。十二月。諭吏部慎選師儒。令吏兵二部。書各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官姓名於奉天門內西序上。諭蹇義等曰。庶官賢否。軍民休戚之所繫也。昔唐太宗。書各刺史於屏間。有善政。則各疏於下。皇考亦嘗書中外官姓名於武英殿。時復觀之。今五府六部之臣。朕朝夕接見。詢察其賢否。而在外諸司。官旣久。不能不忘。爲臣有善而上忘之。誰肯自勉。有不善而上忘之。誰復自戒。爾吏部。兵部。各司官姓名。揭諸西序。朕將考其行事。而黜陟焉。罷海子西湖巡視官。上謂蹇義曰。朕之心。苟可推以利民。雖府庫之儲不吝。況山澤之利哉。命戶部被災田土。分遣人馳諭各郡縣。停免催徵糧稅。命刑部都察院。通政司。自今內外官貪贓者。錄其姓名藏於宮。以便稽閱。

仁宗洪熙元年春正月壬申朔。上御奉天殿。朝羣臣。命禮部鴻臚寺。不作樂。先是禮部尙書呂震。請於上。宜受賀作樂。如朝儀。上不從。震固請之。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黃淮。金幼孜。皆言。陛下言是。震曰。四方萬國之人。遠朝新主。皆欲一觀天顏。固聖孝誠至。亦宜勉徇下情。上顧士奇等曰。禮過矣。對曰。誠如聖諭。必欲

俯徇輿情。亦不宜備禮。上從之。明日召士奇等諭曰。爲君以受直言爲明。爲臣以能直言爲忠。如昨日朝會從震言。今悔何及。自今朕行有未當。但直言之。毋以不從爲慮。各賜鈔文幣。南京龍山產靈芝。禮部尙書呂震請賀不許。建宏文閣於思善門。命翰林學士楊溥掌閣事。上親舉印授溥曰。朕命卿等於左右。非止助益學問。亦欲廣知民事。卽有建白。封識以進。大祀天地於南郊。頒詔天下。罷山場園林湖池。坑冶聽民採取。悉照洪武年間例辨納。罷給朝覲官孳牧馬。初兵部尙書李慶言於上曰。民間牧馬蕃衍已散之軍伍。尙餘數千。請令朝覲官領之。太僕苑馬歲課其息。有虧罰與民同。楊士奇不可。慶忿不納。士奇奏曰。朝廷求賢任官。今乃使養馬而課責與民同。且所散不及三千。而朝廷負此名於天下。豈貴賢賤畜之意乎。上許出內批罷之。已而不聞。明日士奇又言之。上曰。偶忘之。有頃上御思善閣。召士奇諭曰。內批豈真忘之。朕聞呂震李慶等皆忿卿。朕念卿孤立。恐爲衆所傷。不欲因卿言而罷。今有名矣。出示章。則陝西按察使陳智言畜馬不便。命士奇據此草敕止之。士奇頓首言。陛下知臣。臣不孤矣。上謂士奇曰。繼今令有不便。惟密與朕言。李慶呂震輩不識大體。不足語也。二月舞陽清河睢甯民饑。命發本縣倉粟賑之。大理寺少卿戈謙言事過激。呂震等交奏其沽名。上頗厭之。楊士奇以主聖臣直。從容爲上言之。且曰。謙雖昧於大體。蓋亦感恩圖報耳。上因免謙朝參。而視事如故。士奇復進曰。四方朝覲之臣咸在。豈能盡知謙過。傳之於遠。將謂朝廷不能容直言。上惕然曰。此呂震誤朕也。朕非惡言事。謙言自有過者。卿可以朕言諭衆人。士奇曰。此非臣所能諭。當以璽書開諭之。上遂命士奇書敕引過。而待謙如初。命百官毋以謙爲戒。已而召謙爲副都御史。時有中官采木四川擾民者。召謙諭曰。爾素清直。其爲朕窮治之。

勿懷疑畏。三月諭三法司自今誹謗者悉勿治。樂亭連城萊蕪蓬萊黃巖民饑命發本縣倉賑之。夏四月詔免山東淮安徐州今年夏稅之半。停罷一切官買物料。時有至自南京者言徐淮山東民多乏食而有司催科方急。上問蹇義。義對亦同上。命楊士奇草詔。恤士奇言不可不令戶部工部與聞。上曰。姑徐之。救民如拯溺。不可須臾緩。有司慮國用不足。必持不決。因命中官給筆札。士奇就西角門草詔。上覽畢。卽遣使費行。顧士奇曰。卿今可語部臣。朕悉免之矣。左右或言宜有分別。庶不濫恩。上曰。恤民甯過厚。爲天下主。可與民較錙銖耶。大名府民饑。命發長垣倉粟賑之。河南鎮汝鈞許四州延津襄城等二十二縣及山東昌邑直隸邢臺等縣民饑。命所在發倉粟賑之。時近臣有進言太平之政者。楊士奇進曰。流徙未歸。瘡痍未復。遠近猶有艱食之民。須休養數年。庶幾人得其所。上嘉納之。復諭蹇義等曰。羸與卿繩愆糾謬。銀章惟士奇封入五疏。餘皆無有。豈朝政果無闕。生民果皆安乎。諸臣頓首謝。太常寺卿兼學士楊溥上言。犧牲少。請遣官市。上曰。愛人而後可以事神。其令有司監市毋擾民。五月諭吏部慎選御史。以清風紀。咨訪可任都御史。以聞。上曰。都御史十三道之表。都御史廉。御史雖不才。亦知畏憚。今不才者無復畏憚矣。時左都御史劉觀有貪名。上崩。洪武中。上隨文皇入侍。太祖令閱皇城衛卒。還奏遲。問何後也。對曰。旦寒甚。衛士方食。俟食畢乃閱。以故遲。太祖曰。善。孺子知恤下乎。又令閱奏疏。多取言民瘼者。上白。太祖大喜。稱善。文皇卽位。爲皇太子。監國。多仁政。旣卽位。天下益歸心。每邊將陛辭。輒戒曰。民力罷矣。毋貪功。脫擾塞下。驅之而已。用法尙寬厚。然深惡賊吏。每戒法司曰。國家恤民。必自去賊吏。

始在位僅十月而百政具舉云。六月皇太子卽皇帝位。罷浙江布政司參議王和袁昱陝西按察司僉事韓善爲民和等坐贓遇赦吏部奏擬還職上曰士大夫當務廉恥三人皆貪汙豈可復任方面河南新安知縣陶鎔奏民饑借驛糧千石賑救秋成償還上謂夏原吉曰有司拘文法饑荒必申報賑濟民饑死久矣陶鎔先給後聞能稱任使毋責其專擅定會試分南北卷取士例先是仁宗嘗與侍臣論科舉之弊楊士奇曰科舉當兼取南北士仁宗曰北人學問遠不逮南人士奇曰長才大器俱出北方南人雖有才華多輕浮仁宗曰然則將何如士奇曰試卷例緘其姓名請於外書南北二字如當取百人則南六十北四十南北人才皆入彀矣仁宗曰然往年北士無入格者故怠惰成風今如是則北方學者亦感奮興起命與禮部議聞未上而仁宗崩上卽位遂行之後復定南北中卷北卷則北直隸山東河南山西陝西中卷則四川廣西雲南貴州及鳳陽廬州二府徐滁和三州餘皆南卷御史何文淵言太祖令州縣設老人以年高有德者爲之比年所用多非其才或出自僕隸憑藉官府肆虐閭閻上命戶部申舊制違者并有司置之法冬十月思州府通判檀凱九載考滿其民詣闕乞畱令予正五品俸以優之十一月工部尙書吳中言製造御用器物不足請買於民間上曰漢文服御帷帳無文繡史稱其恭儉愛民朕方以儉約率下命止之

宣宗宣德元年二月禮部進籍田儀注上觀之謂侍臣曰先王制籍田率天下務農天子公卿躬秉耒耜貴有實心耳不然三推五推何益於事侍臣頓首曰先王制禮有本有文陛下言及此蒼生之福也夏四月戶部奏青州借官糧賑饑乞復勘然後給上曰民饑無食當如拯溺救焚卽命就便分給五月諭

三法司審錄繫囚務在平恕。御左順門諭廷臣遵守皇朝舊典。上曰。皇太祖肇建國家。皇祖考相承謀慮深遠。子孫遵而行之。猶恐未至。世之作聰明亂舊章。馴至敗亡。往事多有可鑒。古人云。商周子孫能守先王之法。至今存可也。秋七月。命六科給事中。凡內官傳旨。皆須復奏。然後行。朵顏衛朝貢不至。遼東總兵武進伯朱榮請掩擊之。上曰。馭彘之道。毋令擾邊而已。不許。八月。漢王高煦反。上親征。高煦降。尚書陳山請移師彰德。襲趙王楊士奇力止之。詳高煦之叛冬十月。復李時勉翰林侍讀。先是洪熙中。時勉言事過激。仁宗怒。命武士撲以金瓜。斷脅不死。繫獄。時上面訊釋之。復召入翰林。二年二月。上御文華殿。賜輔臣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胡濙。範。銀。圖。書。義曰。忠厚寬宏。原吉曰。含宏貞靖。士奇曰。清方貞靖。榮曰。方正剛直。濙曰。清和恭靖。上御左順門。夏原吉等頓首受命。八月。禁有司白爲黑。聽其言若忠。究其心則險。汲黯正直。姦邪寢謀。卿等所宜法也。原吉等頓首受命。八月。禁有司沮格詔令。九月。命浙江按察使林碩復職。碩振舉憲法。不稍貸。中官裴可立督事浙江。以沮格詔令誣之上。遣人逮碩至。親問之曰。爾毋怖。但盡實對。碩叩頭具言。故立命馳驛復任。而降敕切責。可立。冬十月上。御文華殿。儒臣講易。觀大象。畢。上曰。古者帝王有巡狩之禮。後世何以不行。對曰。古之君臣上下。往來以通禮意。至秦尊君抑臣。斯禮遂廢。上曰。亦時勢不同也。舜時五載一巡狩。虞書所載。一年徧天下。後世人君一出。千乘萬騎。百姓騷騷。成周十二年一巡。已與虞時不同矣。况後世乎。予謂治貴實效。巡狩之禮。考制度。觀民風。明黜陟。此其大節也。誠能體帝王之心。選賢任良。不患不振。若以後世侍衛之衆。征求之廣。欲行時巡之禮難矣。時征交趾。屢失利。上密問英國公張輔。輔請益發兵誅之。楊士奇。楊榮力言。

棄交趾便上從之。赦交趾罪。

詳議棄交趾

三年二月。易皇后胡氏。册妃孫氏爲皇后。先是。上嘗召張輔。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諭之曰。朕年三十。未有子。今幸貴妃生子。母從子貴。古亦有之。但中宮宜何如處置。因舉中宮過失數事。榮曰。舉此廢之可也。上曰。廢后有故事否。義曰。宋仁宗降郭后爲仙妃。上問輔。原吉。士奇。何無言。士奇對曰。臣於帝后。猶子事父母。今中宮母也。羣臣子也。子豈當議廢母。上問輔。原吉。云何。二人依回其間。曰。此大事。容臣詳議。以聞。上問此舉得不貽外議否。義曰。自古所有。何得議之。士奇曰。宋仁宗廢郭后。孔道輔。范仲淹。率臺諫十數人入諫。被黜。至今史册爲貶。何謂無議。既退。榮義語原吉。士奇曰。上有志久矣。非臣下所能止。原吉曰。但當議處置中宮。士奇曰。今日所聞中宮過失。皆非當廢之罪。議不決。明旦上召士奇。榮至西角門。問議云何。榮懷中出一紙。列中宮過失二十事。進。皆誣詆。曰。卽此可廢也。上覽二三事。遽艱然變色。曰。彼曷嘗有此。宮廟無神靈乎。願士奇爾何言。對曰。漢光武廢后。詔書曰。異常之事。非國休福。宋仁宗廢后。後來甚悔。願陛下慎之。上不懌。而罷他日。又詔問士奇曰。皇太后必有主張。上曰。與爾等語。太后意也。一日。獨召士奇。至文華殿。屏左右。諭曰。若何處置爲當。士奇因問中宮與貴妃若何。上曰。甚和睦。相親愛。朕但重皇子。而中宮祿命不宜子。故欲正其母以別之。中宮今病踰月矣。貴妃日往視慰。藉甚勤也。士奇曰。然則乘今有疾。而導之辭讓。則進退以禮。而恩眷不衰。上頷之。數日。復召士奇曰。爾前說甚善。中宮果欣然辭。貴妃堅不受。太后亦尙未聽辭。然中宮辭甚力。士奇曰。若此。則願陛下待兩宮當均。一昔宋仁宗廢郭后。而待郭氏恩意加厚。上曰。然吾不食言。其議遂定。敕曰。皇后胡氏。自惟多疾。不能承祭。養重以無子。固懷謙

退。上表請閑。朕念夫婦之義。拒之不從。而陳詞再三。乃從所志。就閑別宮。其稱號服食侍從。悉如舊。貴妃孫氏。皇祖太宗選嬪於朕。十有餘年。德義之茂。冠於後宮。實生長子。已立爲皇太子。羣臣咸謂春秋之義。母以子貴。宜正位中宮。今允所請。册妃孫氏爲皇后。上御文華殿。諭侍臣曰。治民有本末。制田里。設學校。本也。不幸而有愚頑者。然後刑之。然觀肉刑。則過於慘。侍臣曰。古人用肉刑。則人人自愛。而重犯法。至漢文帝除之。自是人輕冒法。上曰。古人教民之道。周備。故犯法者少。後世教民之道不至。故犯法者多。未必係肉刑之存否。舜法有流宥。金贖。而四凶之罪止於流放。竄殛。可見當時被肉刑者。必當重罪。況漢承秦敝。以不教之民。而遽斷其支體。刻其肌膚。傷殘者多矣。隋唐以後。以笞杖徒流。死爲五刑。亦良法也。又曰。漢文除肉刑。唐太宗觀明堂針灸圖。禁鞭背。皆後世仁政。漢唐享國長久。有以哉。三月。召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等十有八人。遊萬歲山。命乘馬。中官導引。登山周覽。上指御舟曰。以操以濟。羣卿之力也。義等叩頭呼萬歲。上喜。特召士奇。榮。諭曰。天下無事。雖不可流於安逸。然古人遊豫之樂。不可廢也。復命乘馬遊小山。中官出酒饌。皆珍奇。及歸。醉出西安門。天已暝。工部侍郎李新自河南還。言山西民饑。流徙至南陽諸郡不下十餘萬。有司遣人捕逐。民死亡者多。上諭夏原吉曰。民饑流亡。豈其得已。昔富弼知青州。飲食居處醫藥。皆爲區畫。山林河泊之利。聽民取之。全活五十餘萬人。今乃驅逐使之失所。不仁甚矣。乃遣官往山西河南賑濟。禁捕治。夏四月。吏部尚書蹇義請裁內外冗員。從之。甯王權奏乞賜南昌土田。上曰。王者食租衣稅。今有歲祿足矣。一鄉之田。民所衣食。不當奪以自養。五月。巡撫大理卿胡槩請增設杭嘉湖管糧布政司官一員。上曰。糧稅自有常賦。朕方裁抑冗濫。古語省事不如省官。不許。

六月出左都御史劉觀以通政使顧佐爲左都御史上罷朝論朝臣貪濁柰何楊士奇對曰貪風始永樂末今更甚上問何如對曰太宗自十五六年數疾不視朝扈從之臣請託賄賂公行無忌楊榮曰當是時惟方賓有貪名上卽顧榮問今日貪者誰甚對曰莫甚劉觀士奇曰風憲所以肅百僚憲長如此則不肖御史皆效之御史奉巡四方則不肖有司皆效之上歎息曰除惡務本顧觀去誰代觀者士奇曰通政使顧佐廉公有威榮曰佐爲京尹能禁防下吏政清弊革上喜曰顧佐乃能如是閱數月乃命觀巡閱河道而以佐代之尋下觀獄工部尙書吳中以官木輒瓦私遣太監楊慶作私第甚宏壯上登皇城遙望見之詰左右得其實下中獄尋釋之上閱皇明祖訓諭侍臣遵舊法侍臣對曰誠如聖諭但躬蹈當自陛下始上嘉納之秋七月召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遊東苑賜宴於東廡上與義等語良久乃曰此中復有草舍朕致齋之所非敢比茅茨不翦之意然庶幾不忘乎儉矣卿等可徧觀上臨河舉網取魚令中官賜食青州民劉中等奏自永樂中歲歉流徙畿南棗彊縣凡二百餘戶居二十年已成家業今有司遣還山東乞附藉棗彊上謂夏原吉曰彼此皆吾土但得民安卽已唐宇文融括流民過期不首者謫邊州縣承風勞擾百姓逃竄爾其申飭有司以此爲戒八月上御文華殿與侍臣論歷代戶口盛衰上曰戶口之盛衰足以見國家之治忽其盛也本於休養生息其衰也必有土木兵戈漢武承文景之餘煬帝繼隋文之後開元之盛遂有安史之亂豈非恃富庶不知儆戒乎漢武末年乃悔輪臺煬帝遂以亡國元宗卒至播遷皆足爲世大戒車駕巡邊發京師英國公張輔陽武侯薛祿帥師從駐蹕虹橋諭諸將曰朕深居九重豈不自逸但朝夕思念保民故有此行今渡河道路所經皆水潦之後秋田無獲朕甚憫焉

其將士有擾民者殺無赦。九月庚戌朔駐蹕薊州。進州官諭之曰：此漢漁陽郡也。昔張堪爲政，民有樂不可支之謠。爾曹勉之。又進耆老諭曰：今歲豐稔，無他虞。善訓厲子孫，務禮義廉恥，毋安溫飽自棄。衆叩頭退。

四年春正月，上御齋宮，召大學士楊溥諭曰：朕每念勦業難，守成不易，夙夜惓惓。今幸百姓稍安，顧禍亂生於不虞。邇來羣臣好進諛辭，令人厭聞。卿宜勉輔朕，溥頓首謝。臣不敢忘報。上曰：直箴朕過，報朕多矣。溥又頓首謝曰：直言求之非難，受之爲難。上曰：然。二月，南京守備襄城伯李隆獻驕虞，二出滁州來安縣石固山，禮部尙書胡濙請上表賀。上曰：朕嗣位四年，民生未能得所，驕虞之祥於德弗類，不許。夏四月，上御便殿，問侍臣漢唐諸君在位孰久。對曰：漢之武帝，唐之元宗。上曰：漢武好大喜功，海內虛耗。末年能懲前過，元宗初政有貞觀之風，久而縱欲，遂致禍亂。武帝猶爲彼善於此。又曰：武帝以田千秋爲賢，元宗以李林甫爲賢，此治亂所由異也。工部尙書吳中言山西圓果寺爲國釐祝之所，舊塔損壞，乞役民爲之上。曰：卿欲藉此求福乎。朕以安民爲福，不許。五月，諭六部都察院戒濫差擾民。巡按御史及按察使不察舉者同罪。命工部尙書吳中申飭郡縣，務及時修築陂池隄堰，慢令者罪之。六月，裁湖廣采辦竹木。先是，命侍郎黃宗載往湖湘采宮殿大材。至是，上聞湖廣災，諭吳中曰：百姓艱難，宜恤。比聞工部采辦竹木，動以萬計，不爲國家愛惜民力而勞擾如此，其斟酌裁之，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秋七月，戶部上戶口登耗之數。上曰：隋文帝戶口繁殖，自漢以來皆莫能及。議者以當時必有良法，享國不永，故無傳焉。此未必然。夫法存乎人，理財國之大務。漢唐初政立法未嘗不善，而子孫力役繁興，費用無度，天

下不能不凋弊。隋文克勤克儉，足致富庶，豈徒以其法哉？秦法多非先王之制，後世猶有存者，亦未嘗計其享國長短也。大抵人君恭儉，則生齒日繁，財賦自然充足。廣東海陽縣進白鳥二，胡濙請率羣臣上表賀，不許。謫御史沈潤、戍遼東，潤受金出死罪，事覺，上曰：「御史朝廷耳目，受重賂縱死罪，是耳目蔽矣。」時事在赦前，特命謫戍。九月，命戶部申明裁種桑棗舊令，自洪武來，栽種之令多廢不講，上曰：「古人宅不毛者罰布，其申明之，務求成效，毋具文。」冬十月，上再幸文淵閣，命增直字，設飲饌器用。大學士楊士奇等上表謝降璽書，賜詩褒答。改大學士張瑛南京禮部尚書，陳山專授小內史書，上御左順門，望見山，謂楊士奇曰：「山爲人何如？」士奇頓首對曰：「君父有問，不敢不盡誠以對。」山雖侍陛下久，其人寡學多欲，而昧大體，非君子也。」上曰：「然。」趙王事幾爲所誤，近聞於諸司徵求不厭，當不令溷內閣也。數月，遂有是命。山瑛俱東宮舊臣，瑛行事亦類山，朝士皆多上明決云。十一月，奸吏摺左都御史顧佐過，謂受阜隸賂，放歸，訴通政司以聞。上密示楊士奇，且曰：「爾不舉佐廉乎？」對曰：「所訴事誠有非誣，蓋朝臣月俸止給米一石，薪炭馬芻咸資於阜，不得不遺半歸，使備所用，而阜亦皆樂得歸耕，實官阜兩便。此京師臣僚皆然，臣亦不免。」仁宗皇帝知之，增朝臣俸，蓋爲此也。上曰：「朝臣之艱如此，因怒訴者欲罪之。」士奇曰：「此末事，不足干聖怒，但付佐自治，恩與法竝行矣。」士奇退，上召佐以狀授之，諭之曰：「此京官皆然，不足爲過，小人不樂檢束，誣陷正人，汝自治之。」佐頓首退，召吏示之狀，吏惶恐請死，佐曰：「汝但改行爲善，竟不治。」上聞之，喜曰：「佐得大體矣。」時又有囚告佐枉法者，上怒，召楊士奇、楊榮諭曰：「此必有重囚教之陷佐，因命法司窮治之，得千戶臧清殺無罪三人當死，教之誣告。」上曰：「不誅之，佐何以行事，立命磔清於市。」上明決類如此。

五年春正月。吏部奏選官。上曰。省官安民之道。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官倍。秦漢以下。設官益多。何也。侍臣對曰。時不同也。上曰。唐虞三代。事簡民淳。不可比擬。唐太宗定內外官七百三十員。去古未遠。亦可爲法。侍臣對曰。然必君心清。則事簡。事簡。則官可省。官省。則民安矣。若政務龐雜。小人倖進。則冗食者多。上嘉納之。二月上御齋宮。召大學士楊士奇議寬恤。士奇首以蠲災傷田租進。因及寬馬畜。免新芻。蠲采買。恤刑獄。覈工匠。清糧運數事。詔下民大說。三月上奉皇太后謁陵。命召張輔。蹇義。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楊溥。六臣。太后曰。卿等先朝舊臣。勉輔嗣君。太后退。謂上曰。先帝曩在宮時。議諸臣優劣。輔。武臣。達大義。厚重小心。但多思少斷。士奇能持正不避忤意。每議事。先帝數不樂。後竟從士奇言。帝還京師。道中見耕者。以數騎往。眎之下。馬從容詢稼穡事。因取所執耒三推。耕者初不知上也。中官語之。乃驚。羅拜。上顧侍臣曰。朕三舉耒。已不勝勞。況常事此乎。人恆言勞苦莫如農。信矣。命耕者隨至營。人賜鈔六十錠。已而道路所經農家。恩賜鈔如之。既還京。因錄其語。作耕夫記。以示蹇義。楊士奇等。夏四月。江西淮安饑。吉水民胡有初。山陽民羅振。出穀千餘石賑濟。命行人齋醮。書旌爲義民。復其家。工部尙書黃福。請濟甯以北。衛輝。眞定以南。近河之地。役軍民十萬人屯田積穀。以省漕粟。下戶兵部議。尙書郭資。張本。皆言屯田便。鳳陽。淮安以北。及山東。河南。北直隸。近河二百里內。通舟楫處。擇荒閒地。以五萬頃爲率。發附近軍民五萬人耕之。官給牛器。但山東邇年饑旱。流徙初復。宜遣官行視。以示開墾。上從之。遣郎中趙新等經理。而以福總其事。已而有言軍民各有常業。恐分田滋勞擾。竟寢不行。五月上。以除郡守由資格。多不稱任。命部院大臣各舉薦擢用之。禮部郎中況鐘。以楊士奇薦。知蘇州。御史何文淵。以顧佐薦。知溫州。皆

有善政而鐘出吏員尤有聲。豹房勇士奏與民分居。上曰：勇士在京師十年，安得今尙無居。此必民居寬好，欲舍而就民，民何罪？命杖之。荷校示警。召六科給事中諭曰：此曹敢犯法，恃中官爲之救解也。自今中官傳朕言，釋有罪人，須覆奏。六日，上御文華殿，召楊士奇、屏左右，言張瑛嘗言楊榮畜馬甚富，今察之，皆邊將餽榮，榮大負朕。士奇對曰：榮屢從文皇北征，典兵馬，以故接諸將，今內閣臣知邊將才否，阨塞險易遠近，及寇情順逆，臣等皆不及榮遠甚。上笑曰：朕初卽位，榮數短汝，非義原吉，汝去內閣久矣。汝願爲榮地耶？士奇頓首曰：願陛下以曲容臣者容榮，使改過。秋七月，諭吏部甄別郡縣守令。上曰：郡縣守令所使安民者，若賢否溷淆，無所激勸，則中才之士皆流而忘反，吏部以進退爲職，未聞有所甄別何也。因降璽書申諭。八月，日食，陰雨不見。禮部尙書胡濙請率羣臣賀。上曰：日食天變之大者，陰雨不見，得非朕昧於省過而然歟？古人云：京師不見四方，必有見者，其止勿賀。上罷朝，諭吏部尙書郭璉等曰：東漢初，竇融保河西，以孔奮爲姑臧長，姑臧最富饒，而奮守甚潔。光武知之，擢奮武都郡丞。夫激濁揚清，爲治之道。光武卽位未幾，舉卓茂，又舉孔奮，故東漢多循吏。卿其甄別以聞。上與學士楊溥論人才。溥對曰：嚴薦舉，精考課，不患不得。上曰：此恐非探本之論。若不素教豫養，則人才已壞，猶濁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也。溥頓首稱善。九月初，設巡撫。冬十月，車駕巡近郊，駐蹕雷家站，召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楊溥問曰：唐太宗過此，非征遼時乎？衆對曰：然。上曰：太宗恃其英武而勤遠略，此行所喪不少。帝王之鑒戒也。廣平大名水災，命蠲其租。

六年二月，逮江西巡按御史陳祚，下錦衣衛獄。祚上疏勸上務帝王實學，退朝之暇，命儒臣講說真德秀

大學衍義一書。上覽疏。怒曰。朕不讀書。大學且不識。豈堪作天下主乎。命緹騎逮至京。并其家下錦衣獄。禁錮者五年。時上方以博綜經史自負。祚之措詞若上未嘗學問者。故怒不可解。敕賜少師騫義少傅楊士奇。楊榮等御製招隱歌及喜雨詩。令北直隸地方如洪武閒山東河南事例。民間新開荒田。不問多寡。永不起科。秋七月。帝幸楊士奇宅。時上頗微行。夜半從四騎至士奇家。比出迎。上已入門。立庭中。士奇悚懼。俯伏地下。言陛下柰何以宗廟社稷之身自輕。上笑曰。思見卿一言。故來耳。明旦遣太監范宏問車駕幸臨。曷不謝。對曰。至尊夜出。愚臣迨今中心惴慄。未已。豈敢言謝。又數日。遣宏問。堯不微行乎。對曰。陛下恩澤。豈能徧洽幽隱。萬一有怨夫冤卒。窺伺竊發。誠不可無慮。後旬餘。錦衣衛獲二盜。嘗殺人。捕急。遂私約候駕之玉泉寺。挾弓矢伏道旁。林叢中作亂。捕盜校尉變服如盜。入盜羣。盜不疑。以謀告。遂爲所獲。上嘆曰。士奇愛我。遣宏賜金綺。賜騫義。楊士奇。楊榮等御製豳風圖詩。圖元趙孟頫所繪也。九月。宛平民以地施崇國寺。請蠲其稅。上曰。民地衣食之資。乃以施僧。且求免稅。甚無謂。令亟以還之。民十一月。敕賜騫義。楊榮。楊士奇御製喜雪歌。太監袁琦假公務擅遣內使。事發。伏誅。七年二月。上御文華殿。召大學士楊士奇諭曰。憶五年二月。共爾齋宮。論寬恤事。今兩閱歲矣。民事不更有可恤者乎。對曰。誠有之。卽五年官田減租額一事。蠶書已下。戶部格而不行。上怒曰。戶部可罪也。對曰。此永樂末年循習之弊。往年高煦反。以夏原吉爲罪首。亦指此事。上怒稍解。曰。今必舉此爲第一事。如再格不行。朕必罪之。卿試言今日更當寬恤者。對曰。所在官司不能容逃民。則相結爲非。宜令郡縣撫恤。不願歸者。聽附籍爲民。亦弭患於未萌。又言方面郡守小民安危係焉。吏部往往循資格陞受。不免賢愚雜

進請自今令京官三品以上及布政按察使薦用犯賊者坐。又乞極刑之家有賢子弟勿棄。上皆從之。士奇請更得一人論此事。上曰：胡濙謹厚，汝與之密議。於是士奇等議增十數事以進。上悅。三月，賜大臣御製猗蘭操及招隱詩。五月，上御便殿，觀宋史，曰：宋有國三百餘年，武事終於不振，何也？侍臣對曰：宋太祖太宗以兵定天下，其子孫率流於弱，致武備不飭。上曰：宋之君誠失之弱，將帥雖才，亦不得展。蓋爲小人所壞，大抵宋之亡，柄用小人之過也。六月，巡按湖廣御史朱鑑上言：洪武閒，郡縣皆置東西南北四倉以貯官穀，設富民守之，遇水旱饑饉以貸貧民。今廩倉廢弛，贖穀罰金有司皆掩爲己有，深負朝廷仁民之意。上從其言，命違者從按察使監察御史劾奏。秋七月，賜大臣御製祖德詩九章。上曰：朕與卿等當思祖宗勗業之難守，成不易，國家安，卿等亦與有榮焉。又賜織婦詞一篇。上曰：朕非好爲詞章，昔真西山有言：農桑衣食之本也。朕作爲詩歌，使人誦於前，又繪圖揭於宮掖，戚里令皆知民事之艱，是以賦此。上登萬歲山，坐廣寒殿，上曰：此元之故都也。世祖知人善任使，故能成帝業。秦定以後，享祚不久，順帝荒淫，紀綱蕩然，使長守祖宗之法，天下豈爲我有？侍臣頓首曰：桀紂之跡，殷周之鑒也。上曰：然。八月，釋故城縣丞陳銘復任。先是，上聞內官奉使者多貪縱爲民害，以太監劉甯清謹，命同御史馳往各郡，盡收所差內官資橐，并其人解京師。既還，道經故城，縣丞陳銘聞有內官至，不問從來，輒奮前摔甯，手擊之。御史奏丞無狀，逮至。上曰：丞固可罪，朕以其一時偏於所惡，姑宥之。侍臣言：縱赦之，亦不可使復任。上曰：朕旣釋之，彼當知所改過也。冬十月，八百大甸宣慰司刁之雅貢方物，且云：波勒來侵掠，乞發兵討之。上曰：八百去雲南五千里，荒服之地也，豈能勞中國爲遠人役乎？不許。

八年春正月。天下朝覲官在京。賜宴溫州知府何文淵等七人於廷。以招隱詩賜之。命致仕大學士黃淮與張輔、蹇義、楊士奇等十人遊西苑。賜宴萬歲山之麓。淮尋辭歸。上宴之於太液池。親灑宸翰送之。夏四月。畿內、河南、山東、山西旱。詔賑恤之。上作閔旱詩示羣臣。八月。南海諸國獻麒麟。四景星見天門。少傅楊士奇等進頌。上謙不自居。降璽書推功天地宗廟。而勵羣臣勿恃以驕。十一月。命楊士奇、楊榮試吏部。引進庶官六十八人。錄其優者。知縣孔友諒。進士廖莊、胡莊禎、宋璉。教諭黃純、徐惟超。訓導晏昇。七人。命吏部改進士爲庶吉士。知縣教諭。歷事六科備用。巡撫南直隸工部侍郎周忱奏定濟農倉之法。令諸縣各設倉。擇縣官之廉公有威與民之賢者司其籍。每歲種蒔之際。量給之。秋成還官。明年江南大旱。諸郡發濟農米以賑貸。民不知饑。

九年三月。廬陵民陳謙出穀一千二百石賑饑。遣行人賫敕旌爲義民。上御便殿觀晉史。上曰。晉武開剋之主。不爲遠圖。託付非才。羌、胡、鮮卑雜處內郡。不能以時區處。國禍方殷。戎寇遽至。東晉僅能立國。而逆臣接跡。然猶延數世者。亦有賢人爲之用也。又曰。帝王維持天下。以禮教爲本。兩晉風俗淫僻。教化蕩然。豈久安之道。九月。上臨朝。諭曰。天下雖安。不可忘武。今穡事旣成。朕將親帥六師。以行邊塞。飭武備。於是車駕發居庸關。駐蹕宣府。洗馬林。晚御幄殿。楊士奇、楊榮侍。上曰。人君馭世之權。孰重。榮對曰。命德討罪。上曰。然。二者天下公器。舜舉十六相。誅四凶。而天下服。以天下之好惡爲好惡也。齊威王烹阿。封卽墨。不以左右之好惡爲好惡也。二臣頓首稱善。十二月。瓦剌順甯王脫歡使臣昂克等來朝貢。請并獻前元玉璽。降敕褒諭曰。王克紹爾先王之志。遣使來朝進馬。具悉王意。所得玉璽。朕觀前代傳世之久。歷

年之多。皆不在此。王旣得之。可自留用。其毋獻。時有僧自陳修寺祝延聖壽。上斥之。謂侍臣曰。人情莫不欲壽。古之人君若商中宗。高宗。祖甲。周文王。享國最久。其時豈有僧道神仙之說。秦皇漢武求神仙。梁武帝。宋徽宗。崇僧道。效驗可見。世人不悟。可歎也。上御文華殿。召楊士奇等。出御書。洪範篇及御製序文。示之上。曰。所論或未當。卿等當直言無隱。士奇等對曰。聖論真得古人之精蘊。上曰。朕在宮中。雖寒暑不廢書冊。對曰。帝王學問。則宗社生民有賴矣。惟願陛下始終此心。上嘉納之。

宣德十年春正月。上崩。皇太子卽皇帝位。時太子方九歲。大學士楊溥復入內閣。首言。聖帝明王。莫不務學。先帝在時。屢諭臣等勸學東宮。遺音尙在。皇上肇登寶位。必明堯舜之道。以圖唐虞之治。乞蚤開經筵。擇老成識大體者輔之。太皇太后。皇太后爲皇上慎選左右侍從之臣。涵養本源。輔成德性。太皇太后喜。時中宮王振故青宮舊侍。上卽位。命掌司禮監。一日。太皇太后坐便殿。上西面立。召三楊及國公輔。尙書。潑諭曰。卿等老臣。嗣君冲年。幸同心協力。共安社稷。又召溥前諭曰。先帝每念卿忠。屢形愁歎。不謂今日復得見卿。溥伏地泣。太皇太后亦泣。左右皆悲愴。蓋先是永樂中。上巡幸北京。太子居守。以讒故。官僚大臣輒下詔獄。陳善解縉等相繼死。而溥及黃淮一繫十年。仁宗每與后言。輒慘然泣下。以故太皇太后爲言。又顯英宗曰。此五臣三朝簡任。貽皇帝者。非五人所言不可行也。又召王振至。欲寘之死。英宗跪請得免。詳王振用事。諭年。太后崩。時蹇夏皆先卒。而三楊相繼老。振漸居中用事。仁宣之業衰焉。

谷應泰曰。明有仁宣。猶周有成康。漢有文景。庶幾三代之風焉。然高成肇造。享國長久。六七十之間。倉廩贍足。生齒繁殖。而兵革數起。脫劍未祀。後之哲王。但當愉愉煦煦。撫摩瘡痍。斲雕爲樸。廢觚爲圓。是所

尙矣。語有之。承平之主。與戡亂異。假令永樂以前。施仁宣之政。則行軍而用鄉飲。洪熙以後。用高成之治。則無疾而食鳥喙也。故余以仁宣之朝。專務德化。雖曰度量。蓋亦有時勢焉。乃仁宗之初御也。停罷采買。平反冤濫。貢賦各隨物產。陂池與民同利。施經帶於常朝。錄外吏於西省。凡此皆善政也。而戈讎直言。坐徒馬駢。矯旨不誅。李時勉。廷諍被擊。毋亦外示止輦。內則瑣規。讓善卽喜。翹君卽怒耶。此則仁宗之失也。方宣宗之卽位也。法祖重農。賑荒懲貪。文事則經史在御。武備則車駕待邊。又且卻騶虞之祥。禁白鳥之瑞。豳圖織婦。訓誥同風。招隱猗蘭。四詩媲美。凡此皆善政也。而棄交趾於荒外。廢胡后於長門。繫陳祚於狂狴。毋亦稽中之德。大醇小疵。克終之規。百里九十耶。此則宣宗之失也。雖然。勦業固難。守成匪易。仁宣之治。非高成不開。而高成之政。非仁宣不粹也。嘗考仁宗一祀不永。而繼以宣之濟美。則久道化成。宣宗十載未多。而溯於仁之監國。則重熙累洽。故原其初造。則仁危於宣。席其已安。則宣光於仁。劉緒續於元嘉。宋治盛於慶歷。王道無旦夕之效。禮樂必百年而興。嗚呼。此其時哉。然而三楊作相。夏蹇同朝。所稱舟楫之才。股肱之用者。止土奇進封五疏。屢有獻替耳。其他則都兪之風。過於吁咈。將順之美。踰於匡救矣。假使齊桓樂善。管子勉之。至王孝公奮烈。商鞅進之於帝。則仁宣之間。化理邽隆。又能進賢退不肖。而數世之後。固可蒙業而安也。奈何章帝賓天。太后震怒。論誅王振。大臣緘口。坐令勃鞞之禍。伏於多魚。石顯之專。萌於病己。而仁宣之業。則幾乎熄。朝廷尙爲有人哉。

卷二十九

王振用事

宣宗宣德十年春正月甲戌帝崩於乾清宮時皇太子方九歲卽皇帝位詔以明年爲正統元年秋七月命司禮太監王振偕文武大臣閱武於將臺振矯旨以隆慶右衛指揮僉事紀廣爲都督僉事振山西大同人初侍上東宮及卽位遂命掌司禮監寵信之呼爲先生而不名振遂擅作威福時輔臣方議開經筵而振乃導上閱武將臺臺在朝陽門外近郊集京營及諸衛武職試騎射殿最之紀廣者常以衛卒守居庸往投振門大見親暱遂奏廣第一超擢之宦官專政自此始太皇太后張氏嘗御使殿英國公張輔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尙書胡濙被旨入朝上東立太皇太后顧上曰此五人先朝所簡貽皇帝者有行必與之計非五人贊成不可行也上受命有頃宣太監王振振至俯伏太皇太后顏色頓異曰汝侍皇帝起居多不律今當賜汝死女官遂加刃振頸英宗跪爲之請諸大臣皆跪太皇太后曰皇帝年少豈知此輩禍人家國我聽皇帝暨諸大臣貸振此後不可令干國事也

英宗正統元年冬十月上閱武於將臺命諸將騎射以三矢爲率受命者萬騎惟駙馬都尉井源彎弓躍馬三發三中上大喜徹上尊賜之觀者皆曰往年王太監閱武紀廣驟隍今天子自來顧一杯酒耶然竟無殊擢

四年冬十月福建按察僉事廖謨杖死驛丞丞故楊溥鄉里僉事又士奇鄉里也溥怨謨論死士奇欲坐謨因公殺人爭議不決請裁太后振曰二人皆挾鄉故抵命太重因公太輕因對品降調太后從之降謨同知振言旣舊自是漸撫朝事

五年春二月。命侍講學士馬愉。侍講曹鼎。並直內閣機務。先是。王振語楊士奇曰。朝廷事賴三位老先生。然三公亦高年倦勤矣。後當何如。士奇曰。老臣當盡瘁報國。死而後已。榮曰。先生安得爲此言。吾輩老。無能效力。當以人事君耳。振喜。越日。卽薦曹鼎。苗衷。陳循。高穀等。遂次第擢用。士奇因尤榮。榮曰。彼厭吾輩。吾輩縱自立。彼容能已乎。一旦內中出片紙。命某某入閣。則吾輩束手矣。今四人竟是我輩人。何傷也。士奇是其言。

六年夏四月。太監王振矯旨。以工部郎中王佑爲工部右侍郎。振旣弄權。佑以諂媚超擢。與兵部侍郎徐晞。極意逢迎之。佑貌美。而無鬚。善伺候。振顏色。一日。振問曰。王侍郎何無鬚。對曰。老爺所無。兒安敢有。聞者鄙之。五月。兵科給事中王永和。劾掌錦衣衛事。指揮馬順。怙寵驕恣。欺罔不法。不報。順。王振黨也。八月。召山東提學僉事薛瑄。爲大理寺左少卿。初。王振問楊士奇曰。吾鄉人誰可大用者。士奇薦瑄。乃有是召。至京朝見。不謁振。振至閣下。問何不見薛少卿。二楊爲謝。振知李賢素與瑄厚。召至閣下。令致己意。且言振素問之。賢至朝房。與瑄言。瑄曰。厚德亦爲是言乎。拜爵公朝。謝恩私室。吾不爲也。久之。振知其意。亦不復問。一日。會議東閣。公卿見振。皆拜。一人獨立。振知其爲瑄也。先揖之。且告罪。然自是益深銜之。十月。三殿工成。宴百官。故事。宦者雖寵。不得預王庭宴。是日。上使人視王先生何爲。振方大怒曰。周公輔成王。我獨不可一坐乎。使以聞。上爲蹙然。乃命東華開中門。聽振出入。振至。問故曰。詔命也。至門外。百官皆望風拜。振悅。械戶部尙書劉中敷。侍郎吳璽。陳璠。於長安門。時以京城乏草。御用牛馬。欲分牧民間。言官劾其紊制。王振命械之。閱十六日。得釋。以侍郎王佐署部事。

七年冬十月。太皇太后張氏崩。初。宣宗崩。上冲年踐祚。事皆白太后。然後行。委用三楊。政歸臺閣。每數日。太后必遣中官入閣。問施行何事。具以聞。或王振自斷。不付閣議者。必立召振責之。太后既崩。振益無所憚矣。太監王振盜去太祖禁內臣碑。洪武中。太祖鑒前代宦官之失。置鐵碑高三尺。上鑄內臣不得干預政事八字。在宮門內。宣德時尙存。至振去之。十二月。太監王振矯旨。以徐晞爲兵部尙書。時振權日重。晞以諂見擢。於是府部院諸大臣及百執事。在外方面俱攫金進見。每當朝覲日。進見者以百金爲恆千金者。始得醉飽出。由是競趨苞苴。乃被容接。都御史陳鑑。王文俱跪門俯首焉。振姪千戶山爲錦衣衛指揮。同知世襲。尋命侍經筵。

八年夏四月。雷震奉天殿。鷓鴣吻。詔求直言。初。張太后既崩。王振遂無忌憚。作大第於皇城。又作智化寺於居東。以祝釐。自撰碑。始弄威福。時楊榮先卒。楊士奇以子稷故。堅臥不出。惟楊溥在朝。年老勢孤。繼登庸者。悉皆委靡。於是大權悉歸振矣。侍講劉球上言十事。勸聖學以正心德。親政務以總乾綱。別賢否以清正士。選禮臣以隆祀典。嚴考覈以篤吏治。慎刑罰以彰憲典。罷營作以蘇民勞。定法守以杜下移。息兵威以重民命。修武備以防外患。疏入。下獄。初。王振憾球。阻麓川之師。錦衣指揮彭德清。球鄉人也。往來王振門用事。公卿率趨謁。球獨不爲禮。德清銜之。會球疏上。乃激振曰。公知之乎。劉侍讀疏之三章。蓋詆公也。振怒。欲置之死。會編修董璘。自陳願爲太常。而球疏有太常不可用。道士宜易儒臣語。乃逮璘及球俱下獄。振卽令其黨錦衣衛指揮馬順。以計殺球。一夕。五更。順獨攜一校。推獄門入。球與董璘同臥。小校前持球。球知不免。大呼曰。死愬太祖。太宗校持刀。斫球頸。流血被體。屹立不動。順舉足倒之。曰。如此無禮。遂支

解之。裹以蒲。埋衛後隙地。董璘從旁匿。球血裙。尋得釋。密歸球家。家人始知球死。子鈺鉞求屍。僅得一臂。乃以血裙葬焉。小校盧氏人。故與耿九疇鄰。一日見九疇。視其瘡。不類平時。曰。汝得無疾乎。校具以實告。且曰。馬順將舉事。密語我。曰。今夕有事。汝當早來。至則使懷刃相隨。迫於勢。不得不爾。比聞劉公忠。吾儕小人。死有餘罪矣。因慟哭死。未幾。馬順子亦死。死時。捽順髮。拳且蹴之。曰。老賊。令爾異日禍踰我。我劉球也。太監王振陷大理寺少卿薛瑄。下錦衣獄。誣死罪。瑄素不爲振屈。振銜之。會有武吏病死。其妾有色。振姪王山欲奪之。妻持不可。妾因誣告妻毒其夫。都御史王文究問。已誣服。瑄辨其冤。屢駁還之。王文諂事振。譖之。嗾御史劾瑄受賄。故出人罪。廷鞫。竟坐瑄死。下獄。瑄怡然曰。辨冤獲咎。死何愧焉。在獄。讀易以自娛。初。瑄旣論死。子淳等三人請一人代死。二人戍。贖父罪。不許。將決。王振老僕泣於爨下。振問之。曰。薛少卿不免。是以泣。曰。何以知之。曰。鄉人也。因述其平生。振少解。會侍郎王偉申救之。得免死。除名。放歸田里。南京國子監祭酒陳敬宗。考績至京。振素慕敬宗名。欲致之門下。適南畿巡撫周忱亦在京師。謁振。知忱與敬宗同年。語之意。忱詣敬宗。達之。敬宗曰。爲人師表。而求謁中官。可乎。忱乃謂振曰。陳祭酒善書法。以求書爲名。先之禮幣。彼將謁謝矣。振然之。乃遺金綺。求書程子四箴。敬宗爲書之。而返其幣。竟不往見。敬宗爲祭酒十八年。不遷。秋八月。王振枷祭酒李時勉於國子監門。尋釋之。王振嘗詣監。銜時勉無加禮。令人廉其事。無所得。彙倫堂有古樹。故許衡所植也。時勉嫌其陰翳。妨諸生班列。稍命伐其旁枝。振遂誣以伐官木私家用。矯旨令荷校。肆諸成均。時爲三械。與司業趙琬。掌饌金鑑同校。時勉校特重。而竅隘。鑑請易之。時勉不可。監生石大用乞以身代。號哭奔走闕下。上疏求解者數千人。會昌伯孫繼宗言於

孫太后。太后爲上言之。始知振所爲也。命立釋之。內使張環顧忠匿名寫誹謗語。錦衣衛鞠之得實。詔磔於市。仍令內官出觀。乃知誹謗者訐振惡也。

九年秋七月。駙馬都尉石璟。醫家閻呂寶。太監王振惡之。下錦衣獄。冬十月。下監察御史李儼。錦衣獄。時儼監收光祿寺祭物。值太監王振不跪。遂得罪。戍鐵嶺衛。

十年春正月。錦衣衛卒王永陰。揭王振罪於通達。匿其名。邏校緝得之。詔卽磔於市。不覆奏。秋七月。霸州知州張需。下錦衣獄。需善字民。順天府丞王鐸。嘗旌異之。有牧馬官擾民。需置於法。牧馬官以譖太監王振。遂被逮。箠楚幾死。謫戍邊。併坐鐸私舉。下於理。

十一年春正月。賜司禮太監王振白金寶楮綵幣諸物。振姪林爲錦衣衛指揮僉事。賜振敕曰。朕惟旌德報功。帝王大典。忠臣報國。臣子至情。爾振性資忠孝。度量宏深。昔皇曾祖時。特用內臣。選拔事我皇祖。教以詩書。玉成令器。眷愛旣隆。勤誠彌篤。肆我皇考。以爾先帝所重。簡朕左右。朕自在春宮。至登大位。幾二十年。爾夙夜在側。寢食弗違。保護贊輔。克盡乃心。正言忠告。裨益實至。特茲敕賞。擢爾後官。詩云。無德不報。書曰。謹終如始。朕朝夕念勞。爾其體至意焉。三月。降巡撫山西河南兵部侍郎于謙爲大理寺左少卿。仍巡撫謙。撫梁晉十餘年。懼盈滿。舉參政孫原貞。王來自代。時王振方用事。謙每入京。未嘗持一物交當路。又御史有姓名類謙者。常忤振。振意以爲謙。嗾言官劾之。罷爲大理少卿。二省民倍道赴闕。乞親親藩亦以不可無謙請。乃復命巡撫。

十三年春二月。修大興隆寺。寺初名慶壽。在禁城西。金章宗建。太監王振言其敝。命役軍民修之。費巨萬。

壯麗甲於京都。上臨幸焉。

十四年秋七月，瓦剌也先大舉入寇。王振挾帝親征。八月，師潰於土木。帝北狩，護衛將軍樊忠者從。帝旁以所持捶捶死。振曰：吾爲天下誅此賊，遂突圍殺數十人，死之報至。廷臣請族誅振。振所親馬順及王毛二侍一時被擊死。都御史陳鑑奉卹。王令旨籍其家，并振從子山巒於市。族屬無少長皆斬。振家當京城內外，凡數處，重堂邃閣，擬於宸居。器服綺麗，尙方不逮。玉盤百面，珊瑚高六七尺者二十餘株，金銀六十餘庫，幣帛珠寶無算。天順元年五月，英宗復辟，思振諱爲忠所殺，詔復振官，刻木爲振形，招魂葬之。祀智化寺，賜額曰旌忠。

谷應泰曰：宣皇晏駕，新主幼冲，王振以青宮舊侍，儼然自負顧命。其時三楊猶在位也。太后賢明，有漢馬氏。宋高后風，當其責振掖庭，呼刃加頸。三楊能叩首力爭，遠竄裔土，勢如摧枯，非直瑾城狐外庭口舌比也。乃競庇鄉曲，爭辨朝堂，振陽持平允之名，陰得中宮之喜。然後知三楊之瑕，振固已窺之早矣。匡衡入相，不制宏恭胡廣三公難除。甫節心熏祿位，志怵禍機，前有不見，後有賊而不知，而小人遂得乘其隙也。太后升遐，東楊謝世，二楊衰老，後進孤危，以諸賢垂暮之氣，當奸人新發之鋒。李時勉祭酒也，頭囊三木，劉中敷上卿也，荷械九門，石璟帝塚也，待繫請室，薛瑄廷尉也，論斬禁獄，而侍中劉球竟爲振黨，竊殺蒲埋，狂狴歸葬，血裙悲夫。侍中戰死，僅返污衣。呂社魂歸，惟持括帛。雖范滂不祭皋陶，絳侯見溺死灰，未有若斯之慘者也。英宗初立，年僅九齡，至張后崩時，年已十六，質果英敏，亦當知上官之詐矣。何至呼爲先生，使振周公自待，大宴不預，懼振慚憤，乃開東華中門，令振出入以悅之。此何異哀寵董賢，願讓天

下僖呼阿父。遂作門生者與。夫宵人構禍。自古多有。然或驪龍乘睡。盜竊寵靈。以故武愛韓嫣。旋爲賜死。文信新垣。亦隨誅滅。小人敗露。固有時也。亦或受制家奴。危同履虎。晉簡文風神憔悴。唐文宗涕下霑袍。猶曰勢已去矣。云如之何。未有奸形屢敗。酷政亟聞。外戚入暴。其非親藩。共聞其狀。振又勢若孤雛。根非磐據。而白金綺幣。頒賜寵褒。擅殺專威。槩置不問。土木之變。六軍敗績。九廟震驚。青城覆轍。躬自蹈焉。馬嵬播越。應思林甫之奸。回紇稱戈。當悟元載之罪。而乃復辟以來。常懷聖慮。九原可作。發歎拊髀。三徑猶存。空悲盧宅。招魂榆塞。雕木浮屠。爲振復仇。貽譏後世。何其謬哉。考直瑾忠賢。皆蒙主眷。而沒後追思。惟振一人。天祐人國。假手也。先樊忠殺振。而後戰沒。功何偉也。嚮令英宗不陷賊。兇璫不授首。天假之年。而滋其毒。明社之屋。甯竣今矣。

